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七

誌銘

徐叔榭壙誌

叔榭年二十二取科第始娶則之周氏婦嘗愛叔榭留之彌  
年不使其女行叔榭客久念其親嘗欲得余書風刺之將打  
白其婦翁媪以乞歸余以叔榭意為書累百言道其主姑老  
矣父母日夜望叔榭以佐其歸決叔榭於是乎歸而己矣矣  
余與叔榭同乾道八年進士是歲絲鄉貢以第者唯叔榭一  
人里中慕悅之奉羊酒賀徐氏之門者日至他父兄皆奉  
其子弟謂吾之不知徐君也今叔榭調長樂主簿弗及謀又  
去親側逾年以病歸歸之日父母為之愁苦無聊累月而叔  
榭死嗚呼是不幸耶非耶叔榭名槐温永嘉人一子才周歲  
以淳熙某年某月某日卒父擴帥其同年進士請墓于郡大





守得其鄉慈雲院之後山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余悲故稱之  
親之恣也故為叙其才與志尚不愧於親者如此因以為銘  
云

### 林安之墳誌

安之姓林氏諱居實溫瑞安邑人父亮有母王氏安之以清  
熙二年十月丙申卒以其卒後之六十有二日丁酉葬于邑  
西偏三里之橫山余既為圖銘於東萊呂伯恭氏而墳不可  
無識也蓋安之從余游最久余在城南時羣居累數日及屏  
仙巖之陽至者蓋十一而安之實先越數年寓會稽之石氏  
藏書房至者蓋百一而安之又先明年絲太學遂過越安之  
猶杌然凍餒逆旅以蟻將行天台則安之束書僦僕夫余察  
安之勤甚矣而趣好雜因辭却不與偕比至天台安之已感  
容倪立戶外以請由是不以沙事物毫抄公志而趨於學余

師友雖在數百里外必往依事諸公見安之咸曰佳士佳士  
年止三十四其葬也同舍生為之擲悲夫

### 趙夫人墓誌銘

余友孫淑特將葬其內趙氏為余言內所以克相之者而拜  
乞銘曰昔吾母早世諸弟有尚結髮者吾父春秋高多恙趙  
氏年二十餘來歸事字尊釋時節其服食飲藥各以意禁嗜  
無墮缺不自事游飾惟賓祭之饌腆潔必致訓齊兒女色莊  
如文人至今僮婢則以惠及雖婦氏其行應銘敢以請按夫  
人溫瑞安東郭人鄉貢進士耆孫之女生三男昭子明子宣  
子二女歸同郡士朱清何璠年五十二卒於乾道七年七月  
丙戌以淳熙三年十有一日壬寅朔葬于永嘉縣建牙鄉鵬  
飛里西華山之原余聞東郭與金與趙皆清獻公之族熙寧  
中清獻公之子凱來丞郡夫人曾大父帖從公問家法緣是



趙氏之姓有檢守自辟雍正霄以文名天下登進士第者至  
今不乏夫人行應銘有自來矣余妻城南張氏實金與出昭  
子而下又從余游皆辭不可遂銘之曰  
維系之光維習之厥式謹婦常無年乎何傷

胡少賓墓誌銘

少賓諱序姓胡氏絲髮從溫至荆湖制置司幹辦公事  
君諱襄通判滁州君諱宗正少卿君諱襄兄弟始著累贈  
其考諱觀國中散大夫妣趙氏恭人滁州君周氏安人無子  
以幹辦君之子為後是為少賓也少賓娶薛氏故起居舍人  
徽言之女世所稱薛士龍者其妻弟也年四十有九以淳熙  
五年後六月丁未卒于世所十有一月卒未歸葬于永嘉縣  
次臺鄉梅嶼山先妣之側子男五人宗宇守寅定女四人最  
余聞學于薛士龍氏往往見少賓已而與鄭純全真往還全

真雅從隱君子游間一至城邑必食寢於少賓之家余固心  
異少賓而未之知也前年官行在所少賓遣赴調又館於余  
師友鄭宗望氏則日得與少賓處語是時少賓之從弟千秋  
待湖州監酒闕年方少母老矣不樂其為是官使來換縣主  
簿君尉少賓念人人擇便利將誰聽吾弟昔授福州侯官尉  
推千秋嘗遣市見宜春走卒問其族子教授時者忘恙乎曰  
既亡矣為之涕泣奔走以求歸宜春之喪與其父母妻孥者  
累日余始知少卿之篤行全真之不苟合鄭薛二氏之常與  
居有以也其後益聞少賓生平少嗜酒徇疆年三十盡拾故  
交竊聚糧走千里見黔人所謂金先生者先生名梁之嘗為  
奉新尉一旦棄官變衣服垢面罵市難近即所可意復危坐  
講說若經生學士然者最善鄭全真也少賓介以見卒然相  
懽飲之於酒家竟醉少賓蓋留數月而後歸其所云云懷



不以語人迺更自負恃愛惜非親黨慶唁未嘗出門巷獨旦暮與士龍孫處厚子詩相追逐上下議論士龍名在天下士爭趙和其言少賓亦自立我務不為同於子詩尤各出奇不相降下余頃聞滁州君初讀書天慶觀故相秦公在永嘉聞其名出不意杖策來覘之君方讀孟子書不為報也秦因誦宋句踐一章以感諷君君訖其去如初旦日且不還謁秦公再相有以君為薦者曰是固以三顧望人者耶滁州竟官不達死幹辦君以布衣從大將岳飛定群盜僅得官以死少卿稍貴亦坐言者謂尚胡寅趙鼎之學擯十餘年不用少賓志益壯連調官丁內外艱不赴晚監湖酒名字纔出未幾死矣胡氏父子蓋如是宗來乞銘其可無辭叙哀之乎宗盡得外氏書率諸弟力學或者在茲耶銘曰  
璞也而或以為珉也而或以為真徒以屈伸云詭不泯時

嗟乎少賓

承務郎陳公墓誌銘

始余入太學故右文殿脩撰芮公為祭酒以士之有文行者職掌凡學之事而永康陳君聖嘉為選首余跡是與聖嘉往還甚熟嘗語余吾父春秋高而吾之至亡矣因不復娶以與吾父同卧起者若干年豈忍一日離也而吾猶未免於諸生余聞其言而感之後數歲之官道過永康則聖嘉取上第調處州州學教授遇 太上皇慶壽恩授其親承務郎父子蓋甚樂也明年秋聖嘉忽訪余行都表經面墨拊膺哭拜曰其不孝某不孝不能壽先君以及於祿尚不敢死而來乞銘於吾子以究大事惟吾子惠存之余既泣弔即辭辭不就會罷官東歸又道其州邑往往所至以其族子承議郎監左藏南庫公亮之狀訪公之為人頗合且得其軼事蓋自熙寧變古



役法不以主戶敏愿之士上公給事而浮食與政者類皆庶少  
州縣不勝其敝里居者同患之然自好非詘與齒也公習見  
前事獨堅忍不脅去以陰平一縣之賦訟痛自潔謹雖有督  
察之長欲求其一二過差而不可得故能究其惠愛於乎使  
當秦漢察舉之法行其因是以著見必有足觀者而其志豈  
但若是哉以余知其子十年見其休戚之變又得公行事如  
是是且銘公諱某字某其先自穎昌徙發曾大父某大父某  
父某公善事親不以家事累兄弟教子不問費雖事科舉業  
試不利不愠與人交非輩行不輒相字於童穉未嘗施爾汝  
家甚貧猶施及親故悅嘗杜門讀佛書間一日出比鄰歡迎  
之訖年八十齒髮不甚衰變娶鄭氏先卒男四人志同志節  
志質志剛二女適邵去病倪資深男孫三人女四人以淳熙  
五年三月某日卒明年正月某日葬縣之長安鄉西山原公

亮云而志同者聖嘉也銘曰

謂為無位耶子姓以貴之謂為無傳耶鄉黨以譽之茲為其  
歲後之人易忘也而我銘著之

叔祖母韓氏墓銘

夫人姓韓氏鄉先生汝翼之兄女年二十八歸我族叔祖父  
歸二十一年而以祖父卒葬所居前山之陽後二十六年而  
夫人卒叔父其以淳熙七年十有一月吉奉其柩紼于山陽  
之兆蓋夫人婦比葬歲復庚子矣叔父汝命 某曰吾葬以  
故緩而今屬吾子銘之也以尚亡悔 某不逮事叔祖父不  
嘗見夫人為家婦時事而見為母久是時長叔妣亦孀寡家  
日落二小郎最盛門戶今熱異夫人中處與外絕獨教子謹  
書一文愛甚擇以妻國子進士韓公稟婦子或微過但色不  
怡婦子謝已則復常雖隣未嘗聞語笑聲者而室廬園田無



秋毫損於叔祖之舊叔祖諱亦字某銘曰  
余叔祖父以善士稱叔父繼以善士稱族之願其妻若母者  
必以夫人也如之何勿銘

馮司理墓誌銘

君諱施叔字孟博以淳熙六年某月某日卒于家年六十以  
八年十月庚申葬于嘉縣建牙鄉桐嶺之下娶魏氏再娶  
薛氏三男琳瑜璋五女適吳仲洽林謙餘未行往時吾鄉尚  
名德貴門地士大夫不奇為婚友永嘉如草堂先生張子克  
氏經行先生丁其父氏瑞安如唐與先生林介夫氏皆名家  
也數家子弟宿交往往可稱數君考諱光庭娶介夫之孫女  
因林氏君得從草堂諸子學復因張氏得以其仲姊歸經行  
之孫君三歲喪母十五喪父家益落而迄以讀書鬻文得官  
居有善譽出有廉績蓋其所漸習異也府君且卒台林張氏

以其子為寄兩家合數十數年丈人課之婦女飲食衣被之  
比君惜計書上名于禮部兩家奉酒相勞苦以為可見府君  
地下矣余每論婚友之不可苟於君故有感也余娶草堂仲  
子思豫之女則嘗教君者也既習聞其所繇成就如是而琳  
瑜又來問學亦雅馴不煩瑜也將葬因述君官政家政累千  
餘言以乞余銘余嘆曰士實不達志不究見何足用書有以  
孤兒受教于外氏致其身以無辱其父其可以無傳乎銘曰  
雖古論人必某出君克其家誰從得亦惟厥考好述匹我銘  
蒞之殺為則

張忠甫墓誌銘

忠甫為人嚴重深博善忍事鎮物絕有材智抑不使出其氣  
貌沈沈偉然丈人也年方少連五試禮部不中投持奏官志  
甫每自悼不第進士雖官連將不得與文墨議論亡足以者



儒效遂棄去以居養其母儀妻子是正朋友為事蓋晚而學  
詩書誦數年既大通風人羨刺與古喪祭上下之交立教  
浸意以為天下國交可推此而理此孔門之所教而傳也益  
其學自刻苦貧愛或言諸朝祿以監獄忠甫謂徒費縣官  
亡諱歷三任不食其祿亦不書考執母夫人黃氏之喪自飯  
舍至于既窆凡所以誠信其親者自括髮至于既祥凡所以  
哀憫其身者質諸士喪禮無不合也初忠甫獨遺古董以繩  
俗以己學無以寓見則時時為文章銘人父祖有諷有勸皆  
不虛書於族姻之喪為之治衣衾棺窆繼巫佛強其為也禁  
其為彼之類謂惟至交口西罵之忠甫說甚長而未之厭予  
也及見其躬行於人之所難然後翕然加敬尊信其說有從  
之者雖不從者亦內愧莫之敢議也然而忠甫之言曰吾生  
不免為今人吾行豈敢為古人吾於問里後進隨和唯諾 若

庸庸然吾何賢哉嗚呼忠甫蓋已顧避龜勉如此猶久而後  
與鄉人合使盡已有耶人必且大恠宜愈難合使得其立施  
行之則必恠之者愈衆亦愈流落不偶不得其志故忠甫一  
意恐窮以死而非其釋然不屑於世也忠甫與其友薛士龍  
鄭景望齊名於時而二人皆仕矣士龍一見人主語意合且  
大用而為政者不悅去之以卒景望三入朝二十餘年其卒  
也位不過九卿二人嘗勉忠甫仕忠甫不應久之而道不行  
功業不就也則未嘗不壯忠甫之決而推遜其高嗚呼是可  
不謂之賢歟忠甫諱淳姓張氏世永嘉人曾祖某祖某父某  
娶潘氏休寧丞蔚之女年六十有一以歲之元日卒以其年  
十有一年乙酉祔葬于吹臺鄉桐嶼黃夫人之兆實淳熙八  
年也二子九几三女適袁州州學教授潘宇進士劉嗣信盧  
廷將吳潘氏曰吾夫子之友惟陳君在且余家皆銘夫子無



心身者然則其其可辭銘曰  
勇避而不趨人以為為異也愁苦以行之人以為為利也我  
師古人孰今不棄也猶有鬼神歿其寧于地也

章端叟墓誌銘

淳熙八年九月日陳子瑞已使來告章子之喪曰端叟不幸  
旦日不九兩邑之諸生走相弔其自今將誰糾合以卒業夫  
子宜聞而哀之余既泣受辭即往之其廬會哭哭皆盡哀越  
月端已復來告曰端叟不幸未及有子以仲兄之子士則後  
葬日得十有二月丙午而士則也勿不任事諸生分治其喪  
紀而端已實刻其墓敢請於夫子余復泣受之曰是宜銘端  
叟諱用中平陽萬全人考諱某妣周氏恣聽端叟學端叟從  
余將最久又因余之金華依呂公泊菴之雪川依薛公士龍  
而其名遂載於人口耳性溫良泥無不愛於人故能分酸苦

於先生長者能受其頌辭之後於其徒相厲以學責難勸義  
定為期會程式稽攷有誦惰游有罰其人嚴憚之則所謂江  
南書社也嗚呼死生之際可以觀人矣端叟無毫髮氣力無  
父子兄弟可以納交又無壯子也而兩邑之士交吊聚哭為  
之執事焉圖銘焉惟恐其有憾且遂磨滅也是可以妄得之  
耶若是固不宜銘歟娶葉氏先卒有二女顧言以季歸諸鄭  
氏姊之甥長托之友友今謀以余之兄子師宇為之媿蓋端  
叟之志也銘曰

距江五里寺曰寶積循除而西數十步有壤隆然者吾端叟  
之宅也止過其下考視此石

朱君佐壙識

公姓朱氏諱興國字若佐溫永嘉人考求妣王氏享年五十  
以淳熙二年十有一月卒君佐娶陳氏生子輒夫以汲為已



後晚得光孫而君佐之喪未練又天陳氏為君佐之愛光孫也。以拱源為之後三女適丁子美項敏中陳宗淵子美宗淵皆嘗薦國子學亦輒不第死蓋君佐卒七年汲始克葬于所居里西山之麓且葬陳氏使為志焉陳氏余族姑而宗淵之姑也予方哀宗淵呱呱二女莫適顧託於是感余姑之經紀朱氏置孫以綿其祀乞言以不墮其名也喜且泣下而刻藏諸窆庶幾其女不忍棄宗淵如其母然而亦以解君佐之悲也。葬以淳熙九年十有二月庚申。

宜人林氏墓誌銘

運炎間天子東拔民譽之士一日而除臺諫官四人趙鼎蔡確沈與求而其一入監察御史諱惇禮者福州長溪楊君也御史生鎮今以朝奉郎致仕朝奉生興宗嘗為尚書郎出知嚴州徙嚴州余所為銘林氏宜人之墓者朝奉之配嚴陵後

母也蓋名家三世矣嚴州使人謂余曰始吾大父連以郎官御史召不起晚日益衰興宗生四歲矣而吾母死母賢可賴大父日夜念之不樂也而求繼於母家是為宜人宜人雖歸不及大父顧託然竟成其意有信士不能然者興宗不善為言猶能言一二以圖銘於子也宜人嫁橐費且盡而劉氏姑死吾父至無以買棺斂哀亂計不知所出宜人泣謂曰不有吾頭上一金釵子鬻之而棺具興宗之為太學諸生也使遺之金若干兩曰吾所紡績得此以資汝興宗之得樹立其身以答元母者宜人之賜也吾父從事臨安以其暇問養生於恩州李處士得其方一切屏事務自壽宜人故清薄亦即將順毀飾飯菜為浮屠氏學以迄偕老嗚呼以大父之不樂念此也至此而皆如其託言無咎與宗非不能銘若遂不銘豈唯宜人何以慰大父於土中且宜人余同郡平陽縣人通奉



大夫林公祀之李女嚴州考試乾道八年進士而余又辱為門下士夫論述鄉黨之美與諸老先生家事以著之後世抑余志也宜人二十三歲嫁又四十五歲卒卒一歲若干日而癸實淳熙九年十有一月某日女婿陳萬章孫男女四人銘曰  
余嘗過括蒼見其人樂道太守之賢而逮事父母之榮龜井之原今為此銘孰無人心其永勿傾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七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八

誌銘

劉端木墓誌銘

端木溫永嘉人性劉氏諱春以待台州教授闕卒于家大矣機父立已歲氏出也端木性冲約事後母孝與兄弟無違於朋友親故用其情然所蘊抱貫不為人知貌言恂恂若庸人然見之者以為亡異也其試禮部余嘗問所為文何如但謝不能已而擢進士丙科復謝是適然耳他日過括蒼端木為其州戶務問政何如亦謝如初比謁其守與郡之善士至稱端木綜理之才所關白感風化在官無及之者余與端木同入太學同為乾道八年進士議論往復最密至相好也自其文辭政事不欲使余知之况他人乎顧端木亡矣意所欲施為雖余未得盡知之也世多言古今人不同以余觀端木不



書傳間所載深厚有德之士異耶同耶端亦為之三年守喪  
其力然往往欲挑動之使自有言然後為舉之近則違人滿  
歲無舉主且再試端木即怡然將詣吏部而竟不言此且視  
古人特未知孰難也斯人也而在高位則士或知難矣少得  
疾良已沈累司戶時疾復作明年淳熙七年閏三月某日卒  
年四十五又明年六月某日後母吳氏夫人卒初娶朱氏某  
州司理參軍某之女逾年卒再娶宋氏故御史臺主簿敦言  
之女生一子小趙抱而養之於其父黨今幾歲十年閏十有  
一月某日宋與其伯氏奉吳夫人與端木之柩持柩于屋前  
山之祖壠卜人曰未吉遂殯焉宋氏之弟昌國主簿某能左  
右其女兄於是殯又能前事請余而為之銘銘曰  
有相其孤系豈不昌有刻其墓名豈不長位若年耶誰尸此  
者天耶

陳子益母夫人墓銘

陳子端已自平陽將父天錫之命來再拜乞銘其母林氏余  
方銘亡友劉端木未暇也迺即館中越五六月請不已頃嘗  
過陳子之家見其父子兄弟少長坐立進退秩秩然無疾乎  
暴語無弗友之色於是端已請辭曰母氏歸為冢婦逮事曾  
祖姑奉諸祖母以同居祖行無在者又奉吾父與世父母同  
居九五十年矣一倡先生鄉所見然敢以是為銘首余曰吾  
得銘而母也婦德莫如睦睦莫如能長久而母處三世之族  
且六十有四年而家人無改於其舊合二難矣德如是人謂  
之何銘如是人謂之何陳子再拜謝幸甚其葬日淳熙十年  
閏月某日其地所居萬全鄉管輿之葉原其壻朱次宣子明  
畏端已彪也端已從余學彪為比丘

林氏達墓銘



民達諱忱姓林氏溫瑞安帆遊人祖考諱伯英考諱植妣孫氏娶程氏享年七十卒於淳熙十年六月癸卯男三人開闢閩女適章紱孫男女八人開早卒程氏亦先十有四年卒初民達葬程氏于所居里之椒原已而遷茶原遷葬之十有九日而民達卒開以其年十有一月丁酉合窆于茶原而來乞銘銘曰民達善治生嘗為余言少遭父喪一日傭者數十輩之門請所使久不能遣吾內慚於是夜為條陳而旦授之日力半而功倍以故益矜奮志亦浸長蓋民達治生以惠為取以華為儉以善忍為斷童僕鷄犬養之各得其欲樹木蔬蔴藝之各遂其宜葺榭門巷藩溷井堰治之皆中繩墨也予鄉之言生理者歸焉嗚呼士習為浮薄以十有司之試苟中其度即得為官人予之州縣輒不理吏卒搶攘莫能整齊向使不取科目以能見推擇如民達者陳力於世焉可以執民達

余里中人也計天下之六不但如民達者何限然而世常有之使之患余所以惑也州城之南距瑞安為路七十里土石墊陷行者病溺更太守數人欲繕宅之重其役不敢起民達慨然夷十里所以為式庶幾當官者見知有氣力捕隨和以自托不朽而亦弗就余讀太史公書至閭里布衣之士有節可以見世而不遇者皆錄勿遺故余之銘民達者如是云

何君墓誌銘

初東萊呂伯恭以經學教授天下之士靡然從之而其所居鄉諸生能自表見者為多吾宗同有又嗣興之錄是東陽學者視它郡盛矣有何生造者與其族師談一日以謁至余曰見生容上恂恂其東陽學者耶與之語出同一甫所遺書果道生之父善教子遠學於伯恭甚父造適遇述則皆從邵康伯之學伯之之學蓋亦本呂氏書又言遠至今能卒乃父教



事諸戚歿元教令為學不憚如父在時古者重師友不以其  
關繫風俗如此哉生以將柩其母杜氏夫人於父之墓既得  
銘於同甫而以追銘其父來請余余雅不善為銘且杜氏之  
銘併著大君行誼甚美雖欲銘之必亡以出同甫之意外然  
既喜得生又聞知其鄉學所從來於吾心有感也而次之君  
諱松字堅才曾大父滂大父粹中父汝能何氏來徙娶之金  
華蓋不知若干世而家東陽者於君四世矣以善輯柔其鄉  
大姓積貲至鉅萬享年四十八於淳熙辛丑八月壬申卒越  
二年得癸卯十月己未葬於縣松山鄉寶山原五子女四人  
婿郭江輩嶠餘未行孫三人娶杜氏後君六年卒於是柩以  
君才力曾不得嘗試於世其平生不可得詳也余聞志莫難  
行於家名莫難著於鄉如君之內事治與學士大夫無異不  
但整齊之詩書之習藹然其方輿也斯不謂行於家乎入其

國欲知其入顧衆所尊信者與否何如爾同甫數數為余言  
宜銘斯不謂著於鄉乎以此可以觀考其餘矣銘曰  
相爾同穴有美不亡以余銘君豈亦可長

朱公向壙誌

初平陽之俗以速葬為不壞而其流入於陰陽家之說與治  
賓客之事俗成則聞見熟聞見熟則異焉者乃反以為惟故  
雖知名之士不能免也陰陽之說余不知起何時而知其不  
出於三代也王季之葬也水齧其墓見前朝而後改葬重動  
危其親也如此由今陰陽家言之不祥莫大焉而王季子孫  
皆聖人也子孫聖與愚陰陽家固不論然造周數百年其不  
得為不祥也甚著若必曰改葬而後有此則文武之生久矣  
其造周不待改葬也又甚著且三聖人者不知水齧墓之為  
不祥而不速改是不智也知其為不祥必見前朝而後改是



不仁也聖人慮不及此焉而今日者曰吾慮過聖人是果足  
信歟然而舉世惑之何也彼委巷之民怵於其言者妄以其  
親微利然也學士大夫豈忍以其親為利而惑焉者又何也  
吾友朱黼使來告葬曰其先君子以隆興元年某月日卒祖  
妣以乾道二年某月日卒而二伯母伯兄若弟卒亦若干年  
矣今為淳熙十有一年某始克以十有二月庚申葬祖妣于  
邑施巖之西原以先君子祔去墓百步得中嶼又以葬諸母  
兄弟九四極黼也大懼不克如禮經惟先生寵識銘之以免  
於罪又曰先考病且革有以上世墓不利請遷者先君泣禁  
之曰暴吾親之骨於地上而苟得活吾弗如死也又曰王母  
之治命曰而父生能養死不可去吾側他日葬我必以而父  
祔黼之言云爾誠如黼言其王母以祔葬為是苟祔葬雖死  
樂也其父以遷葬為非是苟遷葬雖生不樂則朱氏蓋聞禮

者也不惑於陰陽之說者也黼誦斯言也以為稱首乞銘云  
是而猶緩葬余故曰俗成則知名之士不能免也余為斯文  
既以慰解黼之悲因以勸人子也朱氏世家平陽杉橋里黼  
祖母姓章氏享年七十八太學生陸之女父諱某字公向享  
年四十四娶楊氏子男二人黻早卒四極之所謂弟也文四  
人適其人某人一為浮屠公向能教黼章氏能成公向志揚  
氏又世守之黼故得為知名士云

胡彥功墓誌銘

余讀陳亮同父所銘胡公濟之墓慨嘆天下之才有不能以  
文自進而老於閭里蓋終篇三致意焉今見屬汪萬項為其  
子彥功行狀又亟稱其為人同父閱士多顧少許可者而萬  
頃雅號長者不侵為語言二君於胡氏父子如此有以也夫  
胡氏之世昌也胡氏家資鉅萬中間少覓地米鹽靡密愆其



故常家事幾廢而公濟且老矣彥功奮曰不可以當吾世害其家以戚吾親也廼一切屏故好苦華歸朴向之園池亭榭變而為桑稼之區向之賓客姻舊謝去而身與隸農同淡苦也如是數歲其富如初而彥功亦年已五十於是更治亭園延致賓舊以奉其親觴豆為樂復如初於公濟之卒又求同父之哀刻之墓上歸善於其父人常言廢興有命自一飯不可以智得少有變衰之漸則偷怠不復自強以至於亡亦異於胡氏父子矣彥功諱某起居造次如學者且死為遺戒事詳整欲以七日葵飯僧若道士必以鄉父老與僮僕之曾服勤者相半蓋不惑於日者釋老家之說得年六十四娶黃氏章氏皆早卒子男四人廷芳廷廷廷芳女適新岳州錄事叅軍梁竦前監筠州酒陳充將仕郎曹致中黃公黼孫男女二十有四人曾孫三人萬頃之狀云爾其世教鄉里具同

父之識廷芳以狀識來乞銘余喜次二文之後為之書曰余聞東陽劇難治而巨室為甚頃過其縣所次舍見其人往往敦朴敬客而崇師友今得胡氏事嗣興其家一以農圃為本自世所謂兼并機變之巧者秋毫不肯也則其風土固厚與所聞反謬而為吏者類以擊強為能孰與訪求如胡氏者旌異之使他族知勸乎余為斯文以告來者因以為銘云

承事即徐公墓誌銘

公諱迪哲字某姓徐氏世温之平陽人子誼吾友也乾道八年吾友之同第進士者獨余不幸蚤孤不逮事父母而諸君之親尚多無恙里中人往往以為賀未幾連哭吊三四人至是又哭公焉方初第時三四人者或在甲科或為禮部第一人里中之致賀者謂君且夕宦達其及親宜如何而其親亦自喜幸甚今十三年矣皆為吏州縣類不滿歲以憂去誼立



朝稍久以太常丞遇大饗明堂天子加恩群臣授公京官而亦命下之逾月以卒嗟乎士宦達不達何足道哉而惠故交編至此余故於銘公悲以感也公慈惠篤厚不緣飾辭終其身於人怡怡其子弟厮役無不意滿而誼復以經明行修善與人交聞於當世蓋州閭長老嘗識公者見誼即喜以為伯公天下之士識誼者或見公又喜伯誼也誼年且四十未有子公念不釋已而婦娠又念萬一幸得孫而客都下保養乳母未必善視兒也即挈其婦還鄉得孫而公病矣誼倉皇告歸後蓋棺之日始至公曰苟誼有子雖不在吾左右甚樂誼曰苟知公不死於其手雖卿相不願也大父某父某娶某氏年若干卒於淳熙十年某月以明年二月某日葬瑞安米幕鄉明教院之後山長子之仁蚤卒於是附銘曰  
天完而固深坎而厚封樹者是誰之墓歟其子徐子之父歟

惟其考慈足以有此萬有千載誰非人子

### 新歸墓表

新歸墓表者為林氏作也初唐與先生林介夫葬其考妣於新歸唐嶼而廬於旁唐與在瑞安縣治之北二十里新歸在唐與西三里錄先生而下再世葬梓與其孫諱松孫始附唐與之墓東百步曾孫諱仲捐又附墓西一里所九從先生考妣葬新歸者三世於是玄孫懣載將奉其母柩合焉余乃為之表吾鄉去京師遠自為吳越而士未有聞者熙寧元豐之間宋興且百年介夫以明經篤行著稱當世以趙鼎公與其子以景仁所遺詩次其歲月則先生名動京師矣自部使者郡守丞往往造其廬問起居况何如肯仕否耶先生方娶娵泉石之間作萱堂以養母未暇出也客至斥赤瓦豆具酒藪以延之請與出遊則佳山水無不至者而特罕趨郡是時



三經新義行天下學者非王氏不道春秋且廢弗講先生少  
從管師常學師常與孫覺華老為經社者也先生故不為新  
學以其說竊教授鄉諸生龔原深之嘗以易學行世比見先  
生乃矍然顧恨識春秋之晚也於是求嘉之學不專趨王氏  
其後春秋既為世禁先生竟不復仕而周公恭叔劉公元承  
元禮兄弟許公少伊相繼起益務古學名聲益盛而先生居  
然為丈人行恭叔之銘沈子正也曰河南程正叔關中呂與  
紳與介夫同為世宗師少伊亦云爾且曰非詩書勿談非孔  
孟勿為者以二公所同尊誦如此然而海內之士知有程呂  
而先生獨教行於其鄉人以其所居里稱之不敢以姓字他  
無所槩見焉豈非其居勢使然歟要之求嘉之師友淵源不  
曰先生之力哉先生諱石卒於建中靖國元年考諱定妣龔  
氏三子諱晞頴字幾老晞孟字醇老晞韓蚤卒幾老醇老皆

游京師從龔氏學亦不得壽家無壯子弟失其行事醇老  
子曰松孫字喬年者最知名喬年少孤母曹氏改適城南張  
公子充嘗舉八行為國子學錄所謂草堂先生也生張孝愷  
字思豫二子長甚相懽其尚氣節襟度易直與人傾盡儀容  
修整又甚相侶然皆事母孝喬年曰吾母也吾弟盍從以如  
我思豫曰吾母也吾兄盍從以歸我率不十日半月必相往  
還蓋二人者在母旁偃偻怡怡唯謹退而論經史或世務即  
不相取下語聲驚四鄰喬年有詩易學晚而好尚書其為文  
雅潔而善道實事最厚陳公少南子從之游女以嫁其友張  
仲謹喬年雅不樂舉進士少南先達復以說春秋觸忌諱流  
落嶺表以死喬年遂與沈東美謝叔望諸君修先生故事保  
丘墓善風俗自號允光居士然至感憤為詩每一篇必曰憂  
邊云云紹興之季後進多宦達及言高尚有舊隱典刑但曰



喬年其所蘊抱人未必盡知之也娶葉氏謝氏皆逮事曾夫  
人喬年以乾道四年十有一月戊辰卒享年七十四葉氏先  
四十三年而卒謝氏後十五年而卒各一子其一人葉氏出  
者是為仲損字炳之余及識其人恂恂而有守能世其家者  
也娶東美之子夫婦自以家法相賓友人之見炳之者則曰  
是伯喬年見沈夫人者則曰是伯東美也其親戚相馴然率  
恩勤侶兩家吾里中人時節相問饋不絕有吊慶事父兄子  
弟皆至忻戚盡其情者必兩家也喬年以事出母空窮不恤  
炳之與婦沈服勤米鹽以盡歲晚之惟初萱堂成士大夫多  
樂道之者至炳之祖子孫事其親如一人謂之萱堂林家云  
炳之以乾道七年三月癸卯卒年四十有九沈氏以淳熙十  
二年十有一月戊寅年年六十有四三子懣載鼎鼎早卒一  
女適新福州古田縣主簿徐宏其一人謝氏出今仲思也二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九

誌銘

敷文閣直學士薛公塘誌

公姓薛氏諱良朋字季益唐補闕令之後繇閩徙溫其在永  
嘉則諱獨官至敷文閣待制在瑞安則公官至敷文閣直學  
士蓋申興相望為名臣公治麗水有聲薦入胄監掄法御史  
臺丞奉常為尚書郎遷知徽州將漕江東二浙守臨安府擢  
工部侍郎遷吏部以學士出守福泉荆南成都制置四川食  
祠祿于家十年以淳熙乙巳八月卒年七十階通奉大夫封  
永嘉郡公贈光祿大夫卒之明年十月孤某即兩居里之子  
與原公所自為墳葬焉前事二孤與壻校錄公言行一編屬  
其為狀某雖生後然與公同鄉晚數得及門受教又雅從子  
姓游以所講聞視今錄尚多闕惟狀當上太史氏謝不敢草



孤泣訴英日淺采獲故未具今大事不可之請書其槩納之  
幽而狀埃他日於是識曰紹興之季年朝廷更調二三大臣  
所汲引皆當世之選而公由叅知政事辛公以進及今上時  
陳福公相遂班從臣觀人莫若觀所與公所與何如我方扈  
蹕金陵佐戎淮甸天子召見無虛歲人人謂才欲有以發煩  
必曰薛良朋也治且安父先進多凋落而公亦老矣歸故廬  
深與人絕短衣幅巾往還樵牧問公固自忘其為才而上時  
時記不忘也至其以荒政修進直龍圖閣三抗章竟不拜官  
同產子二人而不以及孫則又過人矣曾大父某大父某承  
奉郎父某累贈正議大夫母許氏故右丞忠簡公之姪女贈  
太碩人娶章氏封碩人子男二人場宣毅郎前知饒州餘干  
縣琳宣義郎新知福州進士三女適林轟友政郎新監左  
封婚庫門章伯奮迪功郎前臨安府富陽縣主簿戴間之

宣毅郎新知紹興府上虞縣閩之淳熙二年進士孫五人  
官者二人

陳季陽墓誌銘

公姓陳氏諱義民字季陽溫瑞安人於故吏部侍郎公夔字善  
仲為母弟吾州陳氏族最大而譜殘闕間相與門系皆曰閩  
徙也或曰本開封余兒時諸父嘗言故禮部侍郎稱自平陽  
使來合譜以兩家所自出縣鄉里皆合諸父不能耐也自今  
國子錄謙故尚書郎鵬飛之子六齡奉國軍節度推官樓始  
於余聚少長以齒如家人族稍稍合棟季陽子也季陽與善  
仲少小同受學皆不類凡兒一為大官一以布衣老於野  
雖稱好兄弟不以是為次第然尚多言有幸不幸者余聞善  
仲立朝時父大夫公春秋高雅不便異縣獨季陽日侍膝下  
左右逢順無違事大夫雖不見蕃仲在側未嘗不樂其幸也



會蕃仲萬里使虜中李陽治衣衾棺槨華好而哀稱之蕃仲  
雖不得在其親側亦勿有悔也善教子使後名士游櫟舉進  
士第二人是歲特有旨高第不待次得幕府官遂食其祿過  
太上皇后慶壽恩亦新得初品官李陽始念不在官與祿  
晚顧奄有之死之日四方士咸來弔蕃仲亦一切于登科  
然不及見由此言之李陽為幸耶不幸耶人何必皆欲仕仕  
不必能行其志不仕豈必不如志也蕃仲一失時宰書言以  
嶮街不得施用以歿李陽居鄉棄負振乏唯所欲鄉人有善  
不善且勸且諷往往莫之違年七十無終日意不自得者向  
使亦仕特未知如何爾曾祖智祖稱父祥承事郎贈朝散大  
夫母鄭氏贈宜人娶周氏三子栻松棟二女長適項春幼未  
行孫男女六人以淳熙十二年十二月癸酉卒奉國官舍先  
十五年周氏葬所居懷西鄉洋坑之金山於是合實卒之明

年十有一月己酉李陽尚多可稱事余但道其為人父子者  
如此以解言者之蔽塞棟等之悲也而後以是銘之曰  
養其父之日長養於其子之日短匪報之鮮也斯流之行也

修職郎呂公墓誌銘

越新昌之姓石呂黃為大余嘗館黃度丈叔家得與石呂二  
氏游其子弟多從予學間至郭外所謂報慈菴者則公父子  
所嘗廬墓處也杉松少徑鉅竹千百竿如抵有泉琮然出  
山谷間菴在泉上前有大石立平地可以相隱避為娛嬉  
旁置亭曲欄高下緣以花卉公以諸兒頓首危坐誦佛書  
午始出戶余往來新昌三年見之如一日蓋公之皇考嘗  
嘗嘗葬其親於社壇之郊去家三十里羨舍墓下久之  
公憂懼即所葬皇考妣龍巖之麓為是菴以悅安之皇考嘗  
終焉几蔬食四十年也皇考君公以其德合葬於是而志



恭如真考僧有年七八十歲飯此菴相顧感嘆蓋晚而歸入  
郭內居公父子以孝慕稱閩里皇考君坐逝公享年七十四  
亦寔疾五日盥漱御縱乃逝淳熙乙巳二月十日也孤克之  
侍以丙午十有二月某日葬公于郎柯之陳巖其弟譽之妻  
乙卯未就聲之不勝悲余與武弟同郡徐錢王自甲申仲  
剛徐誼蔡幼學皆以詩悼公是歲天大寒雨雪甚譽之扶服  
數千里空返既葬益請不已事死如呂氏父子孫三世亦卒  
矣宜為銘公諱琰字德文以子遇 太上皇帝慶壽恩復遷  
壽聖太上皇后慶壽恩封修職郎五子長元之連三舉鄉貢  
進士奏官其第三譽之也亦兩舉國子進士某某成克之  
二壻吳敦智王師望孫男女十四人公娶王氏封孺人賜冠  
號公喜教子孺人能成就公志故請于各有立孺人先公生  
一歲後卒一歲今同穴銘曰

瞻彼廬矣龍巖之原公昔在矣誰無子孫瞻彼墓矣陳巖之  
下公今亡矣誰無父母

徐武叔墓誌銘

余嘗惑於太史公以魯仲連鄒陽并為一傳其世相去遠事  
甚不類言語文章亦不相侔也至讀所謂多其在布衣之位  
談說於當世蓋釋然有感於二子而漢良史之筆取合固殊  
焉夫秦漢之際士之遭時致身者不知其幾人往往無聞以  
太史公所身親見開封侯桃侯而下卿相數十輩皆以  
申屠嘉後之立傳二子特布衣爾他無所樂見徒以  
編關於當世之務相先後百有餘年行事言語不同而  
書之則古人之不朽誠有不在彼者余以是銘武叔也  
庚寅年州大饑木料直五六百錢守丞諱言上且  
遇道殍即陽不省哀無與畫此者武叔以言抵行在一



言之哀痛也張公欽夫為右司郎得其書持白丞相  
父也詰朝奏事虞公出武收書視中為孝宗誦之孝  
然憂之已曰永嘉故樂土奈何使至於此守丞為誰  
趣上其名銜即曰罷去更用賢守出浙河東郡常平  
吾州州人獲免於死亡當時識者頗樂道其事有以  
齊人書請政事堂白之丞相丞相肯袖懷書至  
勿問所錄未從之不移日可不謂盛時乎而余  
虞并父相欽夫為宰士微武收殆不得事情於  
守丞何足道所部官豈無其人皆務自愛惜  
書生也狂於場屋志不但已竟以一介之微  
七尺之柄而全閩郡之民嗚呼豈非賢  
來乞銘余故不辭而久不果恐俟其重使武  
者闕焉則愧於子長之誼於是次而銘之

其先入閩家福之長溪赤岬由赤岬遷溫平陽至高祖始為  
萬全鄉尚賢里之族祖諱隆父諱几自謂休休翁與里人作  
義學延知名士教子弟武收家益大父游益好娶嘉慶先  
生沈東美之女有淑行能治賓客六子冠宏宏寄寓定冠進  
德壽宮賦得試禮部宏中溥熙八年進士科今為潭州州  
學教授六女適劉嗣尹太學生吳璞劉儀陳昂鄉貢士沈伯  
煥一尚幼初沈夫人卒葬于瑞安常寧寺之後山武收年六  
十有三卒於溥熙十有四年七月十有八日以明年二月二  
十九日合于夫人之兆武收少穎脫儔伍博讀而豪於文長  
而慷慨好論時事若州里利病建義之急然公於戚否至哀春  
人人慕悅之而亦畏其聞已之過至於羣居賦詩飲酒無少  
長練感輒與傾蓋襟度豁然無纖芥疵吝然後知其切磋之  
意非欲多上人也余習聞之於鄭公景望兄弟間一日有



迨肅寺者容貌魁梧偉丈人也意其為武叔侯而長揖余曰  
子陳子歟於是定交以武叔人品晚以慶壽恩授承務郎  
授承奉郎吾黨甚惜之銘曰  
行修而命違志大而力微有子岐岐天意其在斯瞻彼  
亦既可園褒大之遷我獨不敢疑

陳習之壙誌

吾友陳謙益之從弟諱說字習之娶敦文閣直學士薛公  
良朋之姪孫女知蕪湖縣珪之女生子男五人蒙晉師賈其  
第三子煥為益之後年三十益之以文字知名當世所交多  
聞人習之雅好修嘗從其兄問師友講求古今益之絕愛惜  
款引而置之諸公之間也而習之病矣溥熙十有二年正月  
丙午卒其卒十有二月二十有二日薛氏奉其柩葬于所居  
里潘塔山之麓其僚友林載來請余識焉習之故學於余且

益之官中都余宜以其姓名明於後陳氏世家永嘉縣某  
里曾祖某祖某父某

承事郎潘公墓誌銘

公諱朝卿字春卿姓潘氏某先君子與故侍講陳公  
南為輩行以諸林父從之學少南之門授經數百人  
稱同舍生則曰永嘉二潘公此兒時所常常熟聞也  
過先君子則館于叔父之心遠堂嘗賦詩為諾父下世而詩  
不存某蓋晚而後識公因道兒時所聞語恨不能記  
遠堂詩者公欣然為誦之且及少年時羣居事無知  
言信前輩尊守其師說不墜忘如此而甚敬公公學不但  
舉子業會撮古今為書號經史事統然試有司稱不  
師之專也私場屋有與其子少保雅故能不以糊名  
少保者亦在永嘉時同舍生也嘗從容謂公附已公謝不



之而少南以忤秦意遂失荒公遂一語不復及塲屋矣以其  
學力行於家及其族至於昏友鄉黨他人德色公獨易易為  
好讀易一旦課一卦室以家名齋以復名堂以視履名園以  
觀頤名棗既甚敬公又與其子雷煥同為乳道士辰進士之  
煥據宣城丁母何氏夫人憂其遠家采三山時時相往還間  
從公蕭寺中扣所詣屢令人深省嘗與士友十數人造其門  
午夜坐客醉淋漓公年已七十餘獨儼然無倦意五鼓作書  
煥即所館治藥作粥糜客問夜者公起居狀如何得無勞乎  
則應曰大人趣使來焚香課書良久矣由是益敬公父子始  
約以兒女為兄弟紹熙之元某官衡陽遣其孫子順來成禮  
是年十一月甲寅公卒享年七十八以子遇慶典累封承  
事郎致仕賜緋魚袋子一人侍讀州常山縣闕一女為尼孫  
二人長法剛早卒次子順也次嗣老二女孫長遠直隸國醫

故宗正少卿鄭伯熊景望第四子履仁一未行雷煥以三年  
壬二月丙午奉其柩合於所居鄉橫塘何夫人之墓未乞銘  
某早哀苦於文士大夫求銘其父祖者舉不克即如所欲於  
公為諸父之執為同年家文人又為息女之尊男卒不得  
葬不得遣且吾女不得一日奉盥匱也而悲以慙遂強次之  
大父彥先墓誌在忠簡許公墓側少伊集中心安中墓誌在  
少南集中二文行世故不序其一潘元傑也銘曰  
維祖維父銘在百世我銘如何尚亦勿敗

林懿仲墓誌銘

昔者吾黨欲相與言於郡則之鄭景元氏於邑則之林懿仲  
氏今亡矣余故哭景元不勝哀銘懿仲亦不知哀涕之出也  
懿仲諱淵叔承事郎文質之子起家致贊累鉅萬而急教子  
長願叔字正仲登乾道二年進士第懿仲登淳熙十一年進



士第而赫氏遂為儒門懿仲自城南書社從余學或之他則亦憊膏舍不去後二十餘年非余宦游時不可相就必其有故不能相就也間嘗虛所居室東偏江月樓之下集其疇人以待余卒業吾州俗尊重師友前一輩盡學緒幾墜比懿仲二三子修故事後一輩環和之而後知有師待星子主簿闕即不專習舉子一經口自為程以若干畧課其經又若干畧課其史而後誦楚詞晉宋間人詩於詩禮周官家綴取其說問出已意往往與經意合蓋晚而後詩寢工懿仲才辨洽能履事但以其才自見宜宦達有聲譽况務學善不矜術善聚譚人短長與之者報宜益顯况其學未止乎而以慶元元年九月壬辰卒於揚州司戶年五十有二嗟乎於是銘余不特為邑人惜也娶陳氏子四人子習子着子潛子簡一女適陳蓋崇孫男一人子習以一年十月癸丑葬于林岱山來之銘

余嘗為其母夫人朱氏得銘於今煥章閣待制廬陵楊公萬里敘其世已詳銘曰

合也者離也成也者虧也必嘗以為懶則必嘗以為悲也孰全以歸蘊而弗施也於君子何嗟嗟哉時也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五十

誌銘

沈叔阜墓誌

叔阜諱昌姓沈氏溫瑞安人泉州德化令希尹之子母林氏  
後母張氏德化公始識余亟以叔阜相從問學為請常常語  
人吾兒異日當知名於世學者且數百人叔阜與今提舉  
福建帝平茶事舉行之年皆少皆有俊聲而叔阜迺早夭  
故汝海制置憲議倫公履少初天下士也與德化交老彌  
好德化卒徐公自通中信州歸於謀於家人以其女妻叔  
阜生三子建衍因一女因為從兄厚之後徐氏守視其孤  
自淳熙十三年正月十九日至慶元二年十一月二十一  
日克葬於永嘉建牙鄉丁公村淨名院山之側實德  
化墓下云



族叔祖元繼續誌

維陳氏自福之長溪縣勸儒鄉權秀里德温州瑞安縣帆遊  
 鄉固義里譜九七世傳良生晚猶及諸祖父行皆享重不察  
 察大人也府君諱紹字元繼於祖行取少傳良及詳其為人  
 里中有故或衆不能合族中有故或獨不能支必須府君至  
 而後集夫人善助之日以酒為飲食人時出嬉遊冬歲必為  
 其無少長至僮僕不遺其用度如不節而家肯倍於曠昔府  
 君生崇寧二年卒於乾道二年十月丙戌夫人生元符元年  
 卒淳熙十三年二月丁卯府君以淳熙五年十二月丙申  
 所居里為夫之墓重慶元二年十二月庚申而夫人柩  
 亦歸於夫之墓其墓在里之東也其墓之北有石人宗說宗  
 人及弟孫也

族叔祖元成墓誌銘

府君諱繹字元成溫瑞安人以乾道七年六月癸丑卒年六  
 十有八淳熙六年十有二月丙申葬于所居里安仁山之東  
 趾傳良嘗聞之相妣吳舊廬蓋周顯德間所作云族居二百  
 年或舍而改築府君遂得有其西偏與先君共一礎傳良幼也孤  
 能讀書夜達旦府君故見愛一日挈傳良手至所謂西廳者  
 問焉曰而欲存此否乎傳良不能仰視但泣下府君嘆曰吾  
 固期汝之有志也當卒以歸汝舊廬之全府君賜也府君行  
 事類如此終其身不訾不朴不訟而家事治死之日哭之者  
 皆盡哀娶孫氏生一子諱孚中字安國再娶潘氏生一子諱  
 和中字敬之一女適黃廷謙孫夫人先三十年卒不及見其  
 家盛時潘夫人善視二子二子又善為兄弟安國以為然敬  
 之曰好或敬之少不能然安國亦曰好也府君舊屋纔三間



後二子合為數十間於其旁奉潘氏夫人居中意象甚美有  
媿之女及從姪之孫女貧夫人長育至嫁二子無後言然安  
國雅好佛持謹畏非習吉一簣土不敢動敬之灑落自遣於  
觴詠靜作惟所欲其性殊不同而能各護其偏是尤美也夫  
人年七十有三以淳熙十四年十月癸巳卒安固年五十有  
五以紹熙二年八月庚寅卒敬之年四十有九以慶元元年  
九月壬辰卒哭三人者如哭府君安國娶王氏生一子宗瀚  
二女適諸葛說林斯敬之妻謝氏生一子宗沂一女許嫁林  
子卓初府君葬孫夫人于茶尖之陽府君卒二子改卜安仁  
與茶尖對峙為六竈他日將以婦子左右象生時夫人未合  
而安國卒紹熙四年十有二月壬寅從夫人祔慶元二年十  
有二月壬申而敬之祔傳良欲銘府君久以宦游至是而後  
銘故并書之銘曰 豈不以為利利至淺也豈不以為能

至鮮也我島後人種之遺也撫及草木不可剪也

族元際可塘誌

府君諱翰字際可姓陳氏溫瑞安人父諱孚母史氏有三子  
府君為李父卒府君最善事母在母傍二十有五年供養如  
一日府君性多病率數歲纔一時再出外門獨自以隨母為  
娛年四五十游戲抱扶如小兒狀母一餅不下咽輒廢七筋  
母為之強飯母年八十有八以紹熙二年八月癸亥卒府君  
亦年六十有五矣以其年十有二月乙卯卒娶樓氏生三子  
師曾師濟師復一女嫁許仲溥三孫樓夫人後三年以慶元  
元年八月丁巳卒師曾初未得卜藁葬府君於隆平居院至  
慶元三年正月丁酉遂合葬於西尖之麓

高光中墓誌銘

閩有隱君子曰高光中長溪桐山人也光中嘗入太學登乾



道五年進士第試吏州縣非故隱者也以其德足以堪此名  
余故從而名之也光中初調餘杭尉不肯為勢家所撓尋以  
護細民不便於屯所官見中傷罷丁父憂服闋調同安尉復  
丁母憂遂不出已而所識為中

缺都官為授

衡州司馬參軍光中志已決矣古之人有不仕者非避也以  
為高則玩物以為適不然則故自污辱混迹於屠釣穉有所  
動於其中憤惋嘆嗟詞氣弗然矣以孔門所論次荷耒耦耕  
之倫皆豪傑之士也而其言蓋有所刺譏是有不自得者也  
凡不自得者皆咎根也曾點之言志孔子獨有取焉夫難平  
者人心也易感者物變也故不仕必若曾子而後樂也光中  
之不仕蓋有見於此也而非忻厭彼世所謂夷險名誇光中  
初不知也蕭然退藏不滯於物當義之急常與眾同自衣飯  
至室廬之節無或過於人自家庭至鄉黨之好無或不及於

人也嘗擇泉石之勝作無餘堂小亭三四所以娛朋來問從  
兩僮簪衣贏糧訪幽人於數百里外意象可觀輒忘歲忌或  
遺雅致亦不黽勉年益高務學益篤晚而讀佛氏書曰是吾  
易之無思為中庸卒章之旨也光中由是所造深矣故光中  
非隱者也余謂之隱君子以其德足以堪此名也桐山距永  
嘉數舍光中樂其風土之美時時往還諸僧坊中莫之識者  
慶元之乙卯元日忽語過客曰行且與諸君別尚須一至永  
嘉爾明年果游永嘉取舉子時所為文藁若干卷焚之而後  
行至則托淨光山騎月迺歸道過烟黨不肯留私戒其僕曰  
亟歸亟歸無為言兒累也歸十日得疾但不食家人竊相與  
謀強飲食之語學未出光中已知矣又十日坐道于三寢寢  
歲四月六日也享年六十有八諱某娶温州平陽縣陳氏  
云事郎公之女一子弘迪功郎台州臨海主簿紹興元年進



士也女適儒林郎新監行在文思院都門丁執禮進士陳龜  
齡孫峻岷岷女一人松從子游久將以四年某月某甲子奉  
其柩葬于縣遙香里之姚與來乞銘予習高氏家積善事父  
其自號止堂居士沒之日設榻于正寢坐逝焉後數年妣王  
氏亦逝於居士之榻光中之逝復就此榻也聲韻赫赫然世  
不知幾人父子母不相期危坐於一榻以正終則自余嘗事  
未見如高氏者也是宜銘銘曰  
陳此山之岡也相此栢與松也其誰不曰是吾疇昔所謂高  
佛之歲也

陳百明墳誌

陳子端已將以慶元五年十月十有四日癸酉合葬其父於  
平陽萬全鄉管輿之華原來乞銘余嘗銘其母夫人林氏  
則又奚辭屬哀情銘未即就為書其名字歲月納之墳公諱

天錫字百服曾太父伯諸太父宗慶父希淵享年八十有六  
以是年四月戊辰卒三子明畏端已彪彪為浮屠氏女嫁瑞  
安宋次宣男孫四人文武遇遠女二人餘語在銘中

王道甫墳誌

嗚呼此吾友王君道甫之墓也道甫諱自中皇曾祖高皇祖  
成子父達佐贈朝奉郎吳施氏封太安人道甫登淳熙五年  
進士第調舒州懷寧主簿嚴州分水令未上以樞密使王公  
薦薦除籍田令未幾累通判郢州未上知光化軍信州召赴  
行在丁太安人憂服闋召以論罷主管建寧府武夷山  
行在觀起知郢州興化軍運以論罷興化之命下道甫已病  
慶元五年七月也八月二十三日卒官至朝請郎年六十一  
林氏封安人二子長曰更生次幼四女長適國學以合生高  
熙績餘許嫁進士曾克宗周伯麟林浩道甫居溫之平陽



仁鄉晚徒縣之摘莖雅愛仙壇僧屋之後山因以為墳十有  
一月二日林夫人奉其柩葬於此人皆知道甫少有志當世  
嘗以布衣上封事及對語合上指除官纔數日遽舉其類委  
上道甫由是絀光化入覲 今上皇復有朕得姓名於  
壽皇之語道甫竟由是死云云為恨不知道甫歲晏抑才為  
學去智為恬假之持文何造不深余欲銘道甫也以此而未  
克就故識其端云

族叔國任墓誌銘

傳良逮事諸伯叔父於叔父行以長者稱公為最寡族為學  
也於輩行齒宿而才壯公為最晚各務莊重擇交雖一笑頰  
不苟亦公為最公德人也而竟不仕娶朱氏良配也無子作  
室奉母門巷深靚升其堂如無人闕其戶吟誦琅然者公燕  
秋之所也間肯一出獨過吾齋時以從子某宜後我為年

今宗洙是已於淳熙之十二年二月十日午夜來見速三則  
息浸微 請故公曰子從吾叔母取筭鑰付吾兒夫人哭方  
悲亟出筭鑰復命則公瞑矣公侍母之暇返即書案夫人執  
家政不以米鹽煩其夫自一已撮公鮮知其出入有無也婦  
德多蓄一夕從顧言無趣起意課佛書或施舍焉終其身也  
呼公誠知家事與母孰重故聽於夫人夫人亦誠知家事與  
夫孰重故聽於子是皆宜書而公德人也淳熙十有四年十  
二月壬申葬于嶼山之陽屬傳良之官未及刻其隧夫人以  
慶元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卒享年七十有六宗洙以六年十  
有二月丙申合葬于公兆於是併書之公諱方中字國任  
次諱在公墳誌中宗洙今為太學免解進士女一人適人  
勤早卒男孫二人怡老瑞老銘曰  
惟親其親必利其嗣人



洪君墓誌銘

台越間從余游者幾百餘人雖後余游而尚其虛識其父兄者幾數人適其虛識其父兄至於數會如始也歲久益不儻者則居士洪石也居士天台人故清貧僅無之於教子持不自計度余初入太學為公祭酒挾二子下之於香序余懼焉堪走天台之國清寺西菴者數月居士之子霖果強余不出出則居士倒屣外門婦子羅拜於度坐每願與先生飲食如何於吾語使否乎苟足以悅先生余雖飯糗粟澹寢甚即尊之郡守亦有志於訪民利病者必就霖也而老於章布或曰居士教子之志未償以余所睹百餘人中有第進士者矣或名字泯泯無所著見於世以死者不少而第進士名字不泯泯嘗有所著見於世者往往在數人中然而志不伸

嗟窮而悼屈者尚不少今霖也為台越間善士為學者嚮往之如此為吏者器重之如此而居士之家聲益高諸孫益有文人之入其門巷者則曰是義方之家也由此觀之教子之志償耶未耶居士諱某字某娶葉氏夫人賢不愧居士能與處清貧僅僅無乏於教子某自計度者也一子霖也女若干適某氏孫男女若干人以某年月日卒以某年月日葬于某所霖怯多病癯也然如不自持千里裹糧來乞銘其父余為之悲甚而許之余亦病矣霖請更苦余亦苦辭竟不獲而略道其交情以塞在之意而不暇詳焉要之居士以孝慈溫恭庶幾於古人為家學子云銘曰

位斯可喜也亦可愧也親斯可久也亦可朽也視此詩耶宅此丘者誰耶

令人張氏曠誌



是為陳子傳良之妻令人之墓令人姓張氏諱幼昭字景惠  
永嘉人草堂先生國子小學錄輝之孫主管禮兵部架閣文  
字孝愷之子揚州泰興縣主簿東野之姊蓋登進士第三世  
矣以乾道七年歸于我慶元元年八月丙子卒享年五十以  
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茲嶼去家二百步生四女長適進  
士潘子順次適福州閩清縣尉薛師雍次許嫁太孀上舍生  
林子熙將仕郎徐冲余同年進士知信州上饒縣事潘君雷  
煥戶部侍郎薛君叔似工部侍郎徐君誼之子而子燕父故  
直龍圖閣林君季仲之族廉夫又從余游也令人初得女遂  
以余兄子師轍為已子以進賀 太上皇帝登位表補迪功  
郎福州羅源縣主簿次子師朴以紹熙五年大饗恩補承務  
郎二幼女令人窮約時來歸我相從二十有五年再以其評  
罷食貧歲月視食長祿為長深入湖湘起居飲食非其性多病

受未嘗有主其不滿意竟言色余如賓友今亡矣嗚呼  
其遺令既久不知其時時而自識其略納之次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五十一

行狀

右奉議郎新權發遣常州借紫薛公行狀

曾祖庠皇不仕

祖強立皇任江寧府觀察推官累贈左光祿大夫

父徽言皇任起居舍人

公諱季宣字士龍姓薛氏其先世家河東後徙福之長溪廉村至唐補闕令之後又自廉村徙永嘉而光祿公始顯四子司封郎中嘉言敷文閣待制弼及舍人皆第進士昌言為登州通判舍人從胡文定先生學以丞相趙公鼎薦仕于朝秦公膾相定和議舍人廷爭移晷中寒疾以卒母胡氏安人後十三日亦卒公六歲而孤撫于待制伯父長任以官公從待制宦游四方尚及見故老聞建炎紹興初將相大臣趙張韓



去諸公事有當世志而樂道其人年十七荆南安縣孫政襲  
辟書寫機宜文字孫氏藏書多公一意講說細繹絕不治科  
舉業有隱君子表既道潔少學於河南程先生聞蜀薛史名  
求得之道潔繙六經諸史以觀史史笑曰子學博而寡要其  
相授受嚴約蓋如此湖湘間皆高仰道潔公師事焉錄是益  
務自歛制克養蜀制置蕭振碑公為屬部將有恨訐統制者  
公嘗以犯階級沃幕中或論繼之公以軍政事不克謝去盡  
其祿直買蜀書以歸為鄂州武昌令故太尉劉公鈞鎮鄂諸  
公論武昌形勢直淮蔡今見戶三千五百弓級財五十人土  
軍十有九人宜早為備因陳屯田分成保伍以寬民力之策  
會有 旨管田一卒二十畝縣官盡征之公告鄂守宋侶孫  
曰是非漢屯田之謂漢兵民也使之就田豈曰不可今非情  
不從軍故不素知田家事驅之歸畝必不樂農時王彥營

田湖外遣二十將潰者十有八而况盡征之乎且齊民在野  
環營以軍殆必爭利成閔益成夏口公曰宜戍武昌備甲將  
故樞密使汪公澈宣諭江淮公上書言自權臣執國柄士氣  
索然趙張之放莫收尚德岳飛之死莫敢趨功今卒有意外  
之虞誰其禦之因論邊事甚悉及管田宜亟罷歲餘虜犯襄  
陽而還兵圍將甚急汪公問榮安出公白以蔡要害得蔡則將  
圍自解成閔克蔡將兵果遁於是虜東道軍傳合把王權遣  
次柘臯李顯悲亦不利却成閔東為援公又白蔡不可失若  
乘勝拔穎昌道陳汝直趨大梁則虜兵不戰可亟捨蔡援  
是棄投機之會為連鷄之牺淮沔虛矣又曰虜空國來無  
秦故計也今我不可復戰惟當畫江固守而以奇兵遮擊  
尾阻前顧後勢且自沮輿尸一決其禍必大初公試邑年  
少方天下無事豫陳邊備諸公唯唯未寔也居無何



卒興奔騷然柴棄遷孔子宮避成將嘉魚樂學官繕壁壘江  
湖間稍驚於武事矣公顧以和糴賤傷農三白郡解印去  
為奏罷糴乃已比寇至蘄黃以南列邑無寧居守令  
徒宦江湖者歸孳相望於道公廼誼死守不去與民期曰吾  
家即汝家一旦有急吾與若偕死敵民亦自死奮三分其  
更壁縣下二總首帥輕舟守安樂口白鹿磯且乞師於汪公  
得甲三百樓船十艘氣聲張甚渡江采歸者數千家江西時  
以無恐諸公繇是翕然稱慕交章繼薦汪公遷幕府官以待  
比其入也欲以公朝行在所轉運判官王巡劾罷信陽守  
檄攝軍事既解縣爭欲辟留滿考改官公並辭不受其後營  
田二十卒田二頃歲得穀六伯石粟錢乃七十二萬米一伯八  
十石闊遠或數百里一壯馬負二石穀從以騎七請大寧  
費視民間買穀價相若士苦之往往道棄穀去又墜民之木

利而掩其善田州縣莫敢如何營田終廢虜亮既薨明年蔡  
果不守尋復議和朝廷於此亦棄唐鄧封略止於漢南矣  
蓋一如公言公治縣事為之經心曲折盡人心不苟作差役  
宿戒里胥披籍次第條二十餘家未差已差別為行且疏其  
強弱其堪一役其堪再役於其未自任某人其歲月序當  
役以付案案任之付錄事錄事任之乃差差已有訟不均者  
其籍俾訟者自覆視伍民五家為保二保為甲六甲為隊石  
干隊為總不以其鄉分畫惟地之形便諸總旗各為色檢以  
皆中庚會姦有禁詰盜有賞其以巡檢遇非常死事者為  
賜之復其家田若干租三歲總首得與令相問報專達不  
縣胥巡尉非縣檄毋得擅征甲士在邑五日一問官賦之  
而賞其最鄉惟所欲偶習於總首之射圍毬藝其為者  
大姓附編存之勿藉俾輸財與力佐治戎器其將期信陽也



九十千八百人致米九百石行必為陳日暮各以部曲相地  
頓舍以搶為壁鳴刁斗設伏公食飲卧興自同役夫饑護病  
者不借至不宿府檄治若屋百數區所流二千三百餘王程  
日立辦公借初於縣人度長圍大而加償之賦鄉挽舟五  
分之以居者之四共行者之一匠人亦各俾一鄉償其就費  
舊財賦名色異為籍雜不可省察為節籍以擬出入之數鈎  
撫侵姦以除無名之歛諸案事以其劇易分日久近為旁行  
譜每以日加申稽知其決否故不決宿吏于次抄積不銷為  
走曆日揭其名數以便主簿者之鈎攷而因察其惰民賴其  
便凡公意趣鄉輟鼓無從之豪民衛仲堅王安道更數令不  
能沒及是以次受代安道語人曰夫今不為焉能頽首它令  
創鄂營八百架總隊請分事公約剪伐其所茅其所木竹應  
日而集縣有鍾吳二盜魁大府屢設方略求不能得公以諉

首王宗元竟論吳降之為買田屋改業為民鍾滋甚俄斬之  
而至信陽之役選徒鄉屬而邑二隊首固請從曰吾知縣出  
矣吾何敢愛是役也露次不驚為訖歸不情道邊梨棗下無跡  
邊民謂閱過軍多矣未有若此肅者它所區處民吏皆化服  
類此調發州司理參軍居五年用樞密使王公交薦召公儼  
求之官不報於是 上在位七年矣入對進三說一審政本  
躬細務親鞍馬以權為經本末倒植况動煩宸衷國論靡定  
權移近密察職日輕降胡侍從之虞繼備固寵之術意有所  
偏患生不察願 陛下以靜養恬略小圖大遘三公之選責  
以進人才張紀綱延端直之士與之講問學求治道而有  
司之常務屏馳騁之細娛沉潛待時安往不濟其二冗官冗  
兵周官惟六漢別九卿自東都有尚書六部唐置內諸司後  
增員浸多有職蓋寡諸路帥臣在古州牧 國朝以來置



運使副判官提點刑獄提舉常平茶鹽總領市舶坑冶茶  
諸司屯駐之軍又別置都統制牧伯之任分為五六而州之  
知通縣之令佐不相統臨各行其意臣之所謂冗官此也唐  
方鎮之兵今廂軍是周世宗及太祖皇帝增置禁旅今禁  
衛與諸州禁軍是神宗皇帝立將兵之法今帥藩係將禁軍  
是太上皇帝收諸將麾下作三衙御前諸軍今大軍是四  
者之外復有弓手土軍役兵今為大軍勝戰將兵而下嚴  
隸役臣之所謂冗兵此也苟得其道更張不驚萬戶陛下  
之何如毋憚難也其三虛稅武昌絕戶屋租屋亡而租在德  
安岳飛牛租牛亡而租在永嘉海溢濱園之田田亡而租在  
允此宜悉蠲除以惠貧下當是時上志在中原王公交方  
數進見語合驟登用薦公甚力公未至則謝曰聖上天資  
英特群臣亡將順緝熙之具幸得遭時不能格心正始以建

中興之業徒饒倖功利夸言以眩聽今俗皆曰中庸大學  
編厭聞然物不兩大心無兼慮天地之道忽略根本而奔走  
軍旅之間辨先後之序而却施之雖復中夏猶無益也此至  
王公再見繼談邊閫事公曰既曰論兵竊嘗評以孫子始計  
之書未見其可方今人人異意不可謂道災異數起不可謂  
天以江左爭中京不可謂地以貪御驕不可謂將將不恤士  
士不安將不可謂法集一圖九古人寒心求之時賢誰能  
之况今三衙御前舊卒略盡江南白丁何以持父常平錢米  
在所虛數以此饋師其能繼乎兵驕民困或未免蕭牆之  
即幸勝之方上勞廟筭伏惟以仁義紀綱為本至於用兵  
請俟十年之後如曰上獨斷耳去位可也又曰天長可以入  
維陽清流可以向六合淝水可以下合肥北峽之隘廬江之  
徑武昌之近新息補鑿之北商於子午南達梁洋岷洮東近



茂用兵所往忽不之備然而獻計者但曰無患非偷則狂言  
旨改宣義郎差知平江府常熟縣明年大臣數言上意  
召審察公固辭其友人秘書省正字劉朝以君命相薦  
雅意廉耻道鮮自一介不宜菲薄遂白丞相陳公後知曰  
寧以戲封諸侯開成王不敢玩人之心鄭侯身造亡將移  
祖嬖士之習古人格君之業於是乎在有如假令以匹夫  
節一感上意亦足以報陳丞相免虞公允文相益趨後不  
辨自召命下公請之任六七不報又請奉祠不報積年有  
月而後就道至數日則款引去侍從有留行者除大理寺  
方虞公銳意於事一時言利言其自術鬻者甚衆守經不阿  
或被罷斥公見之晚猶莫幸一改聽始從容引番吾君說類  
相國公仲連事諷以功業缺然咎在進賢未廣置助不言丞  
相亦覺然為敬頃之乃石覆切論微功大速興事太駭速無

遠撫輕則中廢經濟天下當與天下士圖之鄙夫嗜利自市  
試跡前事今皆反繆願公易慮勉終毋為後悔會江湖荐飢  
民流淮甸暹州又有言婦正人相屬者上命帥臣漕臣共  
安集之逾月奏不至丞相召公問所當施行俾條列將議遣  
使公惶恐謝不敏且淮事難踰度固以問因疏數端一責成  
帥漕毋以遣使使者所過州宿留循行未周已及春夏二新  
民未見便輒勞苦州縣百役為是懷故鄉無長居之心宜  
略如孫吳屯田都尉故事自立營壁他縣使勿與三宜先定  
要束誠以闢地而已縣官一無利焉悉以故陝西弓箭手法  
復其租四歲穀既登漕司致布帛茶鹽凡民所須率令穀價  
視物價稍昂以傳糴就藏屯所為後備因言若辟屬吏若移  
用錢米若括隱田茲事體大必遣使非選擇重臣持節漕帥州  
縣何以協使翊日有旨以公將命淮西公即言流民或前敢



高山谷依人姓聞今使者出必相攜待聚城邑仰食於縣官  
卒有累萬之衆將安取給且請以淮西諸州縣係省不係省  
錢一得以便宜調度 朝廷尚難之公重謝不敏尋得旨以  
見錢米一萬緡二萬石行不足用聽次第以聞是歲乾道七  
年也十有二月八日公至合肥明年正月抵齊安布宣 天  
子勞來德意分遣才謹吏循問大抵安豐以東來者略已  
主戶矣即撫勿徙以窩以南稍稍未有適鄉公親履阡陌間  
審度山澤曠地以為合肥廢圩可因以設險斷柵江保巢湖  
而舊黃州古邾城也路直垂瓠置莊旁近異時寇不能潛師  
徑度廼與安撫趙善俊修復三十六圩且於舊黃東北置二  
十有二莊居之凡合肥戶三百四十有四口一千九百九十  
有六勝耕夫八百一千有五為田三百七頃八十有四畝齊  
安戶三百四十有一口二千一百一十有一勝耕夫六百一

十有四為田四百四十有四頃五十二畝率戶屋二間二夫  
牛一頭犁耙鉏鋤鑿鎌刀如牛數三牛犁刀一每年二轉軸  
一車其受田人種子錢五千其家以口老壯少為差賦米以  
秋止凡費錢緡二萬米石六千而壽春歸正及自古右為  
農於六姓者亡慮振業三千八百餘家要約明具器用便利  
廬舍有伍疆塲端正場圃亦牧陂溝路橋悉皆治修病醫死  
葬所謁輒得遷如歸居廼請還始入臣白遣數人各試其俗  
邊計畫往往設飾為辭以上功 天子雖不盡然之姑惟  
略庶幾或報効公之行也至固始求所謂北歸人者凡一百  
十有二家皆土著數年而新附者才五家光守宋端友更以  
舊戶比新戶詭為奏甚者賦殺歸人掠其善馬公即劾奏端  
友謾蔽時端友進寘琛列根抵連附不可撼動人皆於公  
上 天子獨怒下其事于理將窮竟問治端友於公憂死



是頗疑邊臣亡狀而所白遣大臣類無欲得事情之意於公  
齊安之請還也命覈麥田留累月覈已又命覈錢事公歸  
對卒展齋所見聞復上首論州縣田簿甚具而准地實不  
加闕臣諷其故大抵主戶占田一畝數頃輸租僅斗斛耳而  
履其產彌日不徧既不能自耕又害他人耕何以聚人保境  
宜合剗請以狹遠民來者務得估者患失主客力競將無曠  
土再論今邊郡田野荒蕪勸墾文具總首空設蒐除首簡循  
准而南則有和糴則有鐵炭則有建康艸料之征勞速虛邊  
以資江左守將數易以奇繼苛一郡三邑二令權傾險阨非  
一不過合北歷陽居第二戍夫以陛下規畧而稽設云此  
或者外治不可成歟臣愚妄意推本自夫不計而謾為而後  
外以鹵莽報不思而出令而後外以難行寢號為責實未免  
同名則雖辨皆徇名之人志在大功却規小利則迎合皆規

利之革謾謾者敗而不誅諛悅者察而不去言既上壅人多  
自管宵旰十年觀今何補臣謂內治不修無以整外惟望責  
宰輔以生論其原收賢材以博圖其緒兼聽虛受以通壅闕  
朝廷正則疆場理矣唯陛下留神三論左右之人為欺  
囊橐迹為援則遠堅大為間則小肆彼其伺候辭色占揣意  
鄉開闔將迎莫不其巧託正以行邪偽直以售佞薦退人物  
曾非誦言將揚傷乃自不意一旦孚號揚廷雖出審斷  
喜怒氣已歸私門齊威之強不在阿即墨大夫之誅賞而  
在嚴考者之刑毀譽無證刑不行焉胡能禁欺陛下誠幸聽  
臣無自立我收骨鯁棄軟熟察此非難迺悉數骨鯁數情  
極開納讀奏至齊威事進曰臣觀近政非無阿即其  
之奈何毀譽之人自若上曰正待理會公益口頭治遠  
非是曰買馬亡幾習至盜馬虜將寄聲問故卒索歸之



家何至之此而自傷體若是 詔即罷買又三日城淮魯以  
臣觀之未知守所合肥板榦方立中使督視卒卒成之西者  
臣行邊郡一夕風雨墮樓五堵歷陽尚壁缺而居巢原陋如  
故迺聞有靡繕錢鉅萬而成城四十餘丈者 陛下安取此  
手 上問千秋澗何若對曰始臣行時方冬水落澗不勝舟  
比歸夏潦時至江澗合流渺然矣是將焉用 上曰間亦險  
要對曰若以兵法言之漸車之水足以制敵藉此為險無乃  
不可又曰外事無足道答果不除抑臣深憂左右近侍陰構  
正士而陽浮稱道 陛下誠聖明儻因貌言萬一垂聽臣恐  
石顯王鳳鄭注之智中也又曰近或以好名棄士臣伏思念  
好名特為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為社稷計唯恐士不好名誠  
人人好名畏義何鄉不立 上悅連言極是於所汲引士皆  
旌賞先是 上即道遷公兩官又除寺正有自邊來觀者則

曰辭某几可為國知無不為而又注意傾合以聽厭行如響  
故諱缺欠者相目矣數日除知湖州朝辭劄子論科折不明  
示數輸送不即除籍及 祖家分鎮強邊之法曰陝西為五  
而統於永興河北為三而統於大名有塘灤方田稻田榆塞  
為之險城堡寨鋪為之防弓箭社弓箭手番族熟戶為之羅  
落它路迭戍悉受節度幕府州縣雖所辟差自种折二氏外  
別帥則以三衛若三司使都轉運使為之能績效驗入備政  
用夫地分則守固勢連則情不隔權壹則足以有為賞明則  
知勸心竟中興公邊置鎮茶鹽之外舉推與之恃以固圉計  
亡劫先臣願按行成憲最遠鎮守統帥與帥不限文武忠智是  
使且無拘 文無要小利無以日月為斷卒章充劉劄曰  
方今設媚成俗舉世尚同流觀設施謹曰盡善備辭先入異  
議不縱百辟盈庭幾成孤立是日奏罷 上留語良久公持



遷特溫解寵藉之六旨謂書生姑息而辦事者以奇為能煩  
中翰都吳以中道理之公對曰臣學於師以事陛下唯中  
道尔上曰如此朕復何憂公至部諭月戶部奏言諸州經  
總制錢皆出場務酒稅雜錢分隸以納今多隱餘分隸不盡  
得自便恣用請更為今監司給臂州縣以凡日收錢據實俵  
曆分隸否則效聞今下吏相顧莫敢建明者公獨首奮為當  
略言之其畧曰舊額凡雜納錢以十分為率分隸四為雜本  
六為保省錢其後迺始增以二分分隸總制錢是時州縣亦  
病之已然亦復尋於奇羨失文之乃哀羨錢校數歲之最為  
額以十分分隸之七為總制增稅三為在州錢愈非信比也  
復積自上供月格大兵打船修船六分贍軍移用降本竹木  
等錢料色不勝繁矣而隸額如故既不足以應計且歲費亦  
部用備置由此場務壅空以取贏雖有奉法吏思以寬弛

子民而不得肆若復隸額外之征撥其強半官吏自救不結  
民病甚矣且以胡之都務雜本係省初為錢二十二萬五千  
六百有奇自摠制之起為錢五萬八千九百有奇與故合猶  
日課二十九萬四千餘錢而已重以七分增稅為錢三十五  
萬三千七百有奇又重以上供若大兵之項凡四十萬八十  
錢有奇使今且旦得八十萬錢以充入經摠制之額其餘為  
上供諸雜項錢且患若不足况不盈此卿所謂係省在州之  
數悉關亡有約此推見他筦庫盡然郡將安仰如不得已宜  
以日收錢先椿上供諸雜項之餘迺係曆分隸庶式可行不  
然不敢奉 詔版曹憲建郡胥俾持條法詣曹自解公辨益  
力臺諫官感發相繼疏爭之上迺寢前奏湖無番米饑軍  
歲糴七萬一千五百餘石為縉錢二十一餘萬自添差武臣  
若 下至進勇効士一百七十有一員軍員五百三十有一



人其廩稍為緡錢非二十萬以他經費合往歲凡用緡錢五十二餘萬舊制烏程歸安二縣折丁錢歲十三萬緡七年有旨減折丁錢大半其已全輸者所以明年除之是歲所失二十有餘萬而大農和糴六萬石以銀交于高估徒欲用錢二千省得米一石郡不忍裁市直則當補錢萬六千緡載之費不與焉蓋以就祿八十有三人 嘗為緡錢二萬明年郊視進獻資予之幣齋亦以二萬 數凡增費十萬三千餘緡以亡加增大都缺緡錢十有五 萬公曰是雖劉晏持柰何亟請於 朝乞以市直償民糴 乞以折帛細絹錢撥除折丁錢乞汰軍改徙寬郡乞節冗長差授在郡裁三四月自抗論分諫後執拒大事累數端日與權貴征利者為敵雖或依或違郡民少蘇而不能平者滋眾獨隸 天子簡記所以見覆護甚至始公嘗薦某人材識它日某官缺負宰

執擬數姓名以進竟擢某人為之郡丞趨時好干政引車避之為是他丞嘗遣中使有所廉察浙西諸郡獨不入境用是故不敢輒動危之然公歸志决矣即稱病請奉祠三不許會除代一月章五上已又旬四上改除知常州公方鄉用人人期待行所學不數月久勞于外還七日迺出守守七月蠶眠歸之百日以疾卒年止四十邦君朋友暨後學哭之過乎哀四方賢大夫士千里交相弔也公之學蒞事雖謹宅心曠乎其燕私坐必危然立必巖然視聽不側歌雖所狎授言不以戲自著抄書及造次訊報字畫不以行草凡篋筆研衾枕屏帳皆有銘毫釐靡密若苦節然要其中坦坦如也故其寡信於家行推於鄉正直聞世而居無以逾眾人公自六經之外歷代史天官地理兵刑農末至於隱書小說靡不搜研未獲不以百氏故廢尤邃於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之制務通



於今或者疑公之博蓋其所自得精一矣名流問質或往復  
累數百言旨要無二大抵以古人小學神而明之大學之道  
傳遠說離故漢儒守器數章句名家小知穿鑿異端之徒乃  
一切屏事忘言後已高論虛無而卑者滯物卒不合合場于  
一是有為得之讀其書知其為博之約也公已不求聞達於人  
有一長薦稱必備居官不出位遇大事義所當為斷為之嘗  
操拾管樂事為傳語不及功利平生所推尊濂溪伊洛數先  
生而已告學者則曰毋為徒誦語錄有浪語集若干卷書古  
文訓若干卷詩情性說若干卷春秋經解若干卷旨要一卷  
中庸大學說各一卷論語小學若干卷資治通鑑約說止若  
干卷九州圖志止若干卷餘未就公患五代史缺略脩之亦  
未就若陰符握奇山海經古文道德經焦延壽易林及劉恕  
十國紀年莊緝謀香譜林勛本政書姚寬漢書正異之屬皆

校讎為之叙其文精確趣實可以濟世其經說不並依先儒  
其校異書必解剝其不正者娶孫氏父汝翼也初汝翼與  
舍人友相得舍人死汝翼遺書待制自言吾有女才且淑異  
日宜善事夫子吾將以室起居之孤此婦公婦行皆應書公  
卒其友人張厚欲悉遺衣服以歛書銘如古法能悅聽蓋不  
失公意云一子曰云補國學生公以卒後之百四十有四日  
十有二月壬申葬于吹臺鄉慈湖之原傳良丙戌丁亥歲受  
號城南公間來過教督之明年謝德東書山間屏居公又過  
之間治何業竭已所已得對公曰吾懼吾子之累於得也即  
語曰宜若是歲己丑冬遂往依公具履瀟上卒學弟茨一間  
聚書千餘卷日之古否今其中明年秋試太學公適赴召於  
是鄉諸生及它鄉之友咸在又日相與從公居游九七八年  
間適公久者惟公一役淮守壽州時為然然亦率不一二月書



命雖至至則具道所言與行事故世多知公詳莫如傳良今  
取其出處事言之大關治道術者為狀餘不著謹狀

福州長樂縣主簿諸葛公行狀

曾祖考璿 妣朱氏

祖考原武翼郎 妣張氏 祖妣張氏 並封孺人

考純迪功郎 妣趙氏

公姓諸葛氏諱說字夢叟琅琊諸葛自會稽內史恢別為荆  
東之族後稍徙嚴陵永嘉族嚴徙也或曰新安譜亡希可  
謂次公大父娶城南張氏以諸子從其舅學所謂早堂先生  
以八行應書者也繇是闔郡賢士大夫往往多請為其婿  
公幼陶染諧公間已岐然度越行輩益自勵讀書著文窮  
夜旦不輟休既冠入太學再薦登紹興庚辰進士第方特嚴  
州司戶參軍關丁迪功公憂服除授台之黃巖尉復丁母氏

憂公故負當世志學不為章句訓詁淺事務見於施設此罹  
兩喪謂祿養之無逮命之不偶也於是名其園曰良園室曰  
儋室以其學力行於家輯柔其族而厲其鄉人久之上下交  
孚子弟無少長咸視公習謹而趨於善莫之或肆里並大海  
其商海自給者率剽悍延時以所不平就公決質之唯一唯  
否是定郡之東南隅廣斥易恐截然倚公為巨防而公亦任  
其戚休非衆同欲謁不至郡邑凶年縣歲縣官有郵政為守  
者率需公至為方略公白事當若何費當幾何立聽行之然  
他鄉部未有條而東南隅若干戶少長秩秩然蒙惠矣紀興  
之季年也方海隘興之甲申眚疫丙戌埋飢乾道之庚寅產  
如食飢壬辰築埭皆其小試微見者也往年余與薛叔似乘  
先陳謙益之俱會行在所私相語為授福之長樂簿公重違  
吾黨意強起之官是時前丞相史公帥閩部丞相聞人熟不



輕以獄訟其屬吏雅聞公賈數談以事公以理平決不視大  
府志所也信為非是丞相滋相知進之幕中幕中故盛賓游  
一自話言無裨補不出諸口丞相自喜晚得士禮以  
一而寢無惰待物不矜莊施交際語唯恐傷人聞  
一覆鑄切不但已雖行百里從一僕持被飲食  
一鄰里朋友則不問費室事一切勿理趨公  
一二十德日加脩講問日加切余嘗見  
一叙讀書二十年得一健字公輒從  
一本公云云旦日忽挈余手出曰吾  
一自恨規意之淺也此將歿猶校僻  
一僕禮也八不知其甚病且朕明盟櫛已遷索紙書遺友人以  
一訓其子為寄更以一紙言吾他日將族葬必擇寬地明法於

伯忠甫又以一紙書吾弟兒女多以某所田若干畝盡歸之  
適劉氏婦薛氏妹具有缺以田若干畝歸之已呼其子耕耒  
曰汝行之母敢違戒又曰語汝毋屏母來前此一家始大驚  
頃之長樂尉之書至還答如平時又頃丞相遣客與其子至  
亦將迎如平時客出大門公目已瞑矣娶徐氏一子新也享  
年五十有易論語說若干卷碑誌詩文若干卷耕卜以三年  
十二月丙申奉公葬于黃嶼山以狀來請始余聞公誼甚高  
未之敢請見也寓城南有題曰里弟諸葛某之謁入余愧歎  
袖謁走出見遂辱與為忘年交將何敢辭以余所見聞公居  
鄉試吏建民利甚衆夫人有一事則以傳世要之於公不足  
道故道其出處進退死生者為狀

國子司業何公行狀

何氏郡大家別為二族諱溥字通遠官至翰林學士為百里



坊族公諱伯謹字誠未官在國子司業為城南族翰林公試  
禮部奏名為天下第一百里坊之何於是始大而城南何氏  
自諱其生四子金華主簿子發為宜和間進士子達子謨同  
時為太學諸生子達晚授官累封至朝請郎公以金華仲子  
來為朝請後復與其弟青田今伯益同為紹興二十年進士  
公卒青田之子叔忱與其三從兄次常又為同年進士蓋以  
儒生賦祿三世矣論之雖詩文詞以孝睦為本性時金華登  
世朝請撫其孤教之有成是為青田今青田復早世公撫教  
其孤如朝請今竟成是為叔忱也父子以善託孤起敬鄉黨  
則何氏之世其家有以也公信厚靖共務不暴白宦稍遠皆  
循次平進不自意得而世之奔競沽激速化之術不但不欲  
亦誠下融也由國子博士攝尚書郎出知饒州嚴起知廣德  
軍以朝請年九十餘丐祠不行丁朝憂服闋除太府丞是時

上方更用一二執政闔朝士詣府稱賀致辭已而頓行前論  
今進退人宜誰先則皆曰若何君不當久居此官已而改大  
理正不越月真除兵部郎官 駕幸學於師儒選甚遊闔朝  
士相與語則又曰上既用某人某人矣必將用何君明年除  
司業以余所見士入朝不為衆媚忌顧冀幸其遷官解衣如  
公者觀公羣居平日寡言笑初無以悅人也每進對論事具  
以質言不好立新奇自以學官至為郎凡三四對所上十餘  
奏大要以當世之患文勝而實不足此年臣子為 陛下豐  
財繕兵嘗試不効者類多誕謾無補事情方今募漢宣帝而  
實罰未盡當其功罪俗何由變末論久任曰以競進之人為  
自營之計望其實課績猶卻行求前也在饒州江西諸郡皆  
旱甚往往諱不悉言上公以戶口若吏卒之稍食計見唐書  
所欠為米十有四万石乞諸 朝有 旨予三萬公連奏不



已更奏月椿為緡錢十六萬折帛十二萬綿絹六萬二千匹  
不蠲民必重困示且熟猶自疏力不足採荒當罷去永嘉不  
宜蠶民歲輸絹以買絲旁郡為苦轉運使將以素土例槩教  
敷和買絹公適在度支持不使下有建造二百艘者宰相以  
為問公憮言溫瀕海郡木鐵皆非其有為損其半平生不多  
見設施於其一二足以發明公之所存矣豈所謂徒文具無  
側隱之實者耶以某年某月日卒于官年若干娶某氏某氏  
俱先卒入娶某氏子男三人叔愿迪功郎叔謀叔振女三人長  
適某次適某次許嫁某叔愿以某年月日葬公于其鄉某里  
之山來謀於某曰先君辱知於今參政周公厚嘗惠許之銘  
不肖孤自惟念設不獲執事之文以藉手則參政公將誰從  
而信予之某不敢辭遂為之狀

止齋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一

止齋先生文集附錄卷之五十二

宋故寶謨閣待

制贈通議大夫陳公神道碑

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致仕奉化郡開國侯食邑

一千樓鑰揮

嘉定三年集英殿修撰陳公告老于

朝天子歎曰此吾

舊學且書命之臣也除寶謨閣待制遺奏

聞贈四官錄其

後所以飾其終者如故典門弟子哭之失聲里人聚而相吊

四方士夫聞之無不盡傷者蓋非它人云亡之比也公諱傳

良字君舉其先自閩徙温州瑞安縣帆遊鄉澗村里至公八

世矣曾祖靖祖邦父彬皆不仕父以公貴累贈朝請大夫妣

徐氏贈令人朝請遂於易教授鄉里以篤行稱公天分高勝

其於學問心悟神解而苦志自勉精力亦絕人隆師親友有

不可解於心者興化劉復之朔以南省第一人來為司戶參



軍攝教官得公程文以為絕出公之年甚少也而名已高  
門授徒於仙巖僧舍士子莫不歸敬薛寺正士龍季宣見公  
問所安公曰毋不敬士龍曰此參倚如何公釋然增進歸心  
薛氏後又相從於漏上讀書一日千里其為薛氏祭文云我  
昔自喜壁立倚天見兄梅潭忽若隊淵梅潭即仙巖也伊洛  
之學東南之士自龜山楊公時建安游公醉之外惟永嘉許  
公景衡周公行已數公親見伊川先生得其傳以歸中興以  
來言理性之學者宗永嘉惟薛氏後出加以考訂千載自井  
田王制司馬法八陣圖之屬該通委曲真可施之實用凡今  
名士得其說者小之則擅場屋之名大可以臨民治軍之際  
惟公游從最久造詣最深以之研精經史貫穿百氏以斯文  
為己任綜理當世之務致覈舊聞於治道可以興滯補敝復  
古至道條畫本末繁如也 本朝名公鉅卿不可縷數然自

常布而名動宇內者不過數人公自為舉子業其所論著如  
六經論等文所任流播幾於家有其書蜀中文學最盛讀之  
者無不動色文體為公一變至傳八夷猶視前賢為尤盛乾  
道六年始入太學士無賢不肖歛衽下風八年公之高弟蔡  
公幼學為省元公次之徐公詎又次之薛公叔似鮑君繡劉  
君春胡君時等皆鄉郡人非公之交則其徒也尤為一時盛  
事既登甲科朝野想望風采授秦州教授以歸參政龔公茂  
良帥江西以書幣招之願與定交公曰此古人羔鴈之禮不  
行於世有年矣善辭之未赴會太學錄闕求之者眾龔公實  
行宰相事奏

孝宗曰待次不改闕初官不堂除 陛下良法也太學錄一  
闕而睥睨者眾臣欲擇取名儒為士林所推者越拘攣而用  
用則人自服矣 上問為誰以公對 上曰是朕所素知者



除命一下果無異辭就職幾月車駕幸學政承奉郎龔公  
既罷政亦浸有相嫉者添差通判福州帥相梁公克家得公  
喜甚以政委之公亦悉心裨贊不事形迹卒以專擅論罷時  
淳熙七年也尋主管台州崇道觀起知桂陽軍間居八年始  
赴郡提舉荆湖南路常平茶鹽事就遷轉運判官改兩浙西  
路提點刑獄公在桂揚蠲除宿負罷弛科倉司則補糴諸  
郡米至十萬斛漕司亦蠲錢數萬緡力講荒政所及者廣進  
登極銀三千兩屬力救荒力不能辦申請減額損三之二實  
惠遂及一方以服勤使事嘗感寒疾至是以奏事再入脩門  
鬢鬢如雪丞相留公正一見嘆曰幾年陳君舉尚可使外補  
邪奏留為吏部員外郎初對上曰卿去國幾何朕時欲見  
卿久矣知卿學問深醇有所著書進來時上臨朝淵默罕  
有聖語公敬謝而退以周禮說進擢祕書少監訓詞曰朕

日御便朝廷見郎吏有郎白首色夷而氣溫儂者贊其名則  
汝傳良也朝列傳誦實黃公裳之詞也兼實錄院檢討官  
皇子嘉王府妙選官察以公兼贊讀未幾除起居舍人兼權  
中書舍人期年始起居郎紹熙末年龍樓問寢不以時  
自六臣而下更進讜言從班多連名騰奏或同班叩請公自  
以受不世之遇必欲身任其責請對直前幾無虛月劉劬痛  
憤指陳利害無所不用其至蓋嘗贊嘉郎為中官言之  
又嘗奏疏謂臣等在王邸於古今父子君臣之際人之大  
倫天地之正義以開導賢王而會慶闕上觴之禮長至而  
稱賀之儀區區口耳之感必不能勝躬行之化紙上之習必  
不如家傳之法今既上失三宮之歡則臣等講讀皆為虛  
言矣其餘骨鯁之言有敵已以下所不能堪者上終不加  
而言亦不用一日奏云陛下屢許臣以出又令傳言其相



堂而復不然臣貪戀厚息未忍決去容臣退思補過之圖入  
奏若不垂聽則有致為臣而去耳又從而草奏曲盡事體死  
顏極論度 上意不回遂上掛冠之奏 上雖不受 王言  
賜可公即申省乞致仕宰輔留之不可既行授祕閣修撰  
嘉王府贊讀 皇上御極以中書舍人召還兼侍講兼直學  
士院同國史院修撰謂可以行素蘊矣而言者指其學術不  
正罷為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慶元二年復劾其在 太上  
朝奏對狂妄降三官罷祠嘉泰二年叙復元官再昇祠講  
除泉州以病力辭至再除集英殿修撰病革謝事遂有次對  
之命十一月十有二日終于里第享年六十有七積官至朝  
議大夫爵永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娶張氏名幼昭字景  
惠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孝愷之女以婦德著聞先公九年  
卒于男一人師輟迪功郎安豐軍壽春縣主簿師朴承務郎

女七人長造迪功郎監鎮江府浚口茶庫潘子順次造從政  
郎新福州連江縣丞薛師雍次造迪功郎慶州州學教授林  
子熙次造迪功郎新福州連江縣尉徐冲次造進士張紹次  
造進士張疇一尚幼令人葬於前山開禧元年三月庚申二  
子奉公之喪合馬嗚呼以公之抱負偉傑學博而精觀書別  
有高識作文自出機杼類非今人所可企及求之古人亦未  
易多得也受知 三朝掌內外制經帷史館不為不遇而名  
高多忌卒不得究其經世之學為可痛也公行誼著于鄉曲  
述作擅于當世不待屢書敢據其論奏之大者列之然後知  
其非謾墓之詞也公之赴郡免奏事而去歸觀 光宗以舊  
欲奏之 孝宗者陳之蓋公憂國之心澤民之具其說不易  
謂 藝祖創業垂統無非可傳之法而深仁厚澤裕我後人  
則專以愛惜民力為本致之故續自建隆至景德四十五年



開南征北伐未嘗無事而金銀錢帛糧草雜物七千一百四  
十八萬計在州縣不會古所謂富藏天下者也諸道上供隨  
所輸送初無定額留州錢物雖盡曰係省而不盡取大中祥  
符元年三司始奏之上供稅額熙寧用事者始取 藝祖之  
約束一切紛更之新法既行增上供之額一倍至崇寧遂增  
數倍此特上供耳其它雜徭熙寧則有令項封樁元豐則有  
無額上供宣和之經制紹興之總制月椿皆至今為額而折  
帛和買之類不與焉茶引盡歸都茶場鹽鈔盡歸樵貨務秋  
苗以十之八九為綱運是皆不在州縣於是取之斛面取之  
折變取之科敷抑配賦罪而民之困極矣方今之患餉夷狄  
蓋天命永不永在民力之寬不寬豈不甚可畏哉 上曰莫  
急於此但以處置為難公奏第三劄子乃是處置之說既奏  
東夷再三其大畧曰 嗣位之初詔為寬民置局講究而民

窮如故蓋以裁抑細微或蠲空張之數未有以稱明詔慰民  
望也 國家財力竭於養兵又莫甚於江上之軍故每欲省賦  
朝廷以為可則版曹不可版曹可則總領不可總領可則都  
統司不可以謂之御前軍馬雖 朝廷不得知謂之大軍錢  
糧雖版曹不得預中外勢分職掌不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  
雖欲寬民得乎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  
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事出一體而後可議寬  
民力矣轉對又論 藝祖治大而不治細以上書人文字今  
知制誥看詳升降以次對章奏下尚書省參詳人主所自擇  
不過臺省長官豈不甚易行哉又嘗論後法謂免役錢者本  
以恤民使出錢雇役而逸其力也自罷募戶長壯丁而取其  
錢今隸總制之類於是役者白著而法不得不壞保正長催  
科是以保甲法亂後法而行之也熙寧自有後法五等清是



也自有保甲法魚鱗簿是也五等則通縣計之魚鱗以此屋  
計之保甲但以機察盜賊與免役初不相關熙寧七年始以  
保丁充甲頭催稅而耆戶長壯丁之屬以次嚴募利其雇錢  
而封樁之法起矣元豐遂者為令以甲頭同大保長催科元  
祐勿勿復舊隨即紛更至紹聖二年催科悉用大保長役法  
轉而為保甲嘉祐以前固無此法至此又非王安石之舊特  
章厚為之今士大夫耻言安石之為人指章厚為罪魁而方  
世守其變亂之餘以為成憲萬古設法一安石能改之章厚  
能力行之此斯民最大之害乃若出於三代之舊而莫敢議  
有議之者則付之有司不過檢坐見行條法中嚴行下此臣  
尤所未喻也誠能不以保甲法亂後法雖未足以盡寬民力  
亦可謂至恩矣進故事以真宗詔兩浙福建荆湖身丁錢並  
特除放其論尤詳以為減折帛不如身丁切於窮民此皆公

平時考古驗今可舉而行非若泛然美觀之言卒不得見於  
用若其封還詞頭遇事棘蒺未易悉數如請還黃裳給事中  
則引唐呂元膺紹興程瑀以為比論張子仁之建節則請先  
處分留正之去留吳挺之除代而其甚難者莫如陳源與蔡  
逢原二者源之貫盈幸不及誅忽除內侍省押班瑣闥攝事  
者繳章五上人皆傳誦大臣力請觸雷霆之怒幾不自全一  
為書行公議沸騰黨與凶焰不可嚮邇而公獨當之逢原益  
暴恃有與援所至竟橫其在池陽幾至軍變為總領鄭湜所  
發按其偏裨上命樞臣鑄戒方待罪問自副統制升都統  
公又論之源供職自如而詞命不行終不得俸逢原先被宣  
劄已自書銜而公於二者執奏再三終不奉詔以至乞身  
而去公去未幾而內禪子仁訖不得節鉞源亦罷去逢原  
以病廢惟此三事無敢嬰其鋒者公神色不動未則繳奏旁



觀者為之寒心而外間罕知之者鑰與公同生於丁巳少我  
九日自分教東嘉為布衣交義兼師友後雖一同朝蹟而情  
義日篤一日同在西掖同攝北門相與如弟莫然至於同寅  
協恭尤非他人之比 藝祖東嚮宗廟大典集議至再始正  
百年之禮而其臺諫有異論鑰極論之丞相趙公宣 旨鑰又  
執不可公從旁力贊其決而事遂定謝知閭淵以 太母之  
弟有 旨請給等依祿格全支公已書行而鑰駁之再 命  
特與書行公上奏先具鑰之駁章且曰鑰鑰駁章交是允當  
始知臣失於點檢不及論奏若更書行臣有三罪一則迎合  
聖意不敢執奏二則衝改 揮使有司無所馮守三則駐  
過遂非無見善則迂之義欲望追寢 御筆仍正臣鹵莽之  
罪其重遂已嗚呼孰有負重名於時致身至此而服義引忠  
同濟公議如公者乎汲引人才女恐不及吳朝南應 詔薦

宋文仲吳獵將礪楊炤在 朝則薦朱熹葉適吳仁傑王明  
清修史苟知其賢不復以私嫌為忌其他成就延譽使就聲  
名者不知其幾也博極羣書而於春秋左氏尤究極聖人制  
作之本意左氏翼經之深旨著春秋後傳左氏章指二書蓋  
經止獲麟孔子卒傳止韓魏反而喪之之後殆未有此書也  
願見不可得則曰此吾身後之書近既得之誦讀不已不揣  
而為之序其門人遂以銘為請鑰欲述公行事或恐有觸忌  
之嫌自以技聞十有三年已挂衣冠視蔭幾何知公為最詳  
若畏避而沒其實豈不負吾亡友會稿未集而病深恐溢先  
朝露不究此志小愈遂扶憊而畢之公風度高遠動輒過人  
詩律之精深字畫之適媚登覽高致吟諷低昂親之則使人  
意消王謝韻度尚可想也方 主上在宮邸時寮案以詩為  
壽惟翊善黃公與公之詩皆有諷諫 上為置酒各親書所



上詩謝之公後嘗奏知以御札登諸石而跋其下以其藁示鑰未及刻而公歸訪求此藁不可復得備記其略云季札觀樂歌頌而曰哀而不愁太史公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維是幾安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已懲艾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蓋頌者不專於羨盛德之形容皆敕戒之義秦斯以來此義殆絕論讀之為之感咽嗚呼此又先儒之所未發也銘曰

溫居瀛壖

儒學之淵

間氣所鍾

挺生斯賢

向舒金玉

游夏淵源

羣書博極

本末貫穿

退然布衣

名震八埏

晚登周行

帝席為前

典刑具存

訓詞是專

土邱蟠陸

史館經筵

高雷霆

力欲回天

經世澤民

齋志終焉

生才

夫豈偶然

儲神毓秀

其必有年

宦匪不達

受才則全

道之不行

賴有遺編

後有百載

復見儒先

哀哉止齋

見此銘鑄

宋故寶謨閣待制致仕通議大夫陳公行狀

公諱傳良字君舉姓陳氏其先自閩徙溫州瑞安縣之帆遊鄉至公八世矣曾祖靖祖邦皆有隱德考彬深於易學潔行自晦鄉里稱為長者以公貴累贈朝請大夫妣徐氏贈令人公英邁不羣疆學篤志其為文出入人意表自成一家人相與傳誦歲從游者常數百人宗正少卿鄭公伯熊大理正薛公季宣皆以經學行義聞于天下公每見二公必孜孜求益脩弟子之禮一日與薛公語恍然若有所失乃獨潛心易論語二書求古聖賢所以窮理盡性之要近思深探弗造其極致弗措也既而薛公客晉陵公徃從之薛公與公語合喜甚益相與考論三代秦漢以還興亡否泰之故與禮樂刑政損益



同異之際蓋於書無所不觀亦無所不講經年而後別去遂  
過都城始識侍講張公栻著作郎呂公祖謙數請間扣以為  
學大指互相發明二公亦喜得友恨見公之晚是歲乾道六  
年也其秋入太學國子祭酒芮公擘雅聞公名親訪公于所  
隸齋見其二子且即以公為學諭俾為諸生講說經義公以  
非故事固辭芮公不可公遂謁告去從容天台鴈蕩間益究  
其學越二年禮部以名聞 孝宗方銳志治功慨然慕唐太  
宗之為人於是臨軒以太宗事策新進士公對言 陛下有  
無我之量而累於自喜有知人之明而累於自恃是以十有  
一年于茲而治績未進於古下情猶鬱公論猶沮士大夫猶  
有懷不敢盡且以太宗求諫崇儒等事友復規諷其言深婉  
切至有司竒之將請寘第一或議不合猶在甲科當是時公  
名震天下其文流入夷貊授迪功郎泰州州學教授未赴參

知政事龔公茂良為 孝宗稱公之材特除太學錄 車駕  
幸學改承奉郎居歲餘力求外補呂公方在三館謂公曰盍  
少留公曰出處之義不敢不謹其始也添差通判福建丞相  
梁公克家領帥事委成于公公為之畫凡一路若郡所當興  
廢及訟獄之曲直一裁以義無所回屈疆禦者不得售其私  
始忌且怨州人有方在諫省者論公罷之居二年主管台州  
崇道觀又二年差知桂楊軍又三年乃之官居間既久日草  
思於六經將有所述以開後學一室蕭然與士友終日澹如  
也治桂楊首為教條戒其吏以徙善遠罪諭其民以孝弟端  
睦人感公德意不嚴而化蠲民宿負及縣月輸之未入者九  
廩藏受輸以例取贏者悉裁之明條目簡文移縣得達情於  
郡而吏無所容姦郡計自裕歲小旱預出錢糶于房郡置數  
場以糶 已復糶循環不乏又聽民以新易官粟或就糶于



官食其力民無飢者連帥潘公時以緡錢五千助公益以郡錢立式貸之約歲登償及期不復索光宗受禪除提舉湖南常平茶鹽去郡老稚遞送不絕明年就除轉運判官湖湘民無子孫者率以異姓為後吏利其貲輒沒入之公曰使人絕祀非政也况養遺棄固有法存其後者幾二千家潭州常平粟且四十萬而全永道等州數絕少無以備歉歲公曰移多益寡使者職也既掌漕猶攝度事乃今諸州各留歲運粟以益常平以潭之常平代其輸郡告乏者減其送漕司之錢民輸折苗錢重為損其直潭州楮州市酒課歲嘗至緡錢二十萬遂以配于民為額公攝州事按舊籍頓減之民得少紓改提點浙西刑獄過闕留為吏部員外郎論對奏言藝祖皇帝垂裕後人專以愛惜民力為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如取藝祖約束一切紛更之諸路上供歲額增於祥符一倍

崇寧重修上供格頒之天下率增至十數倍其他雜斂則熙寧以常平寬剩禁軍闕額之類今項封椿而無額上供起於元豐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椿起於紹興皆迄今為額折帛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於都茶場鹽鈔盡歸於權貨務秋苗斛斗十八九歸於綱運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民困極矣方今之患何但夷狄蓋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寬不寬耳豈不甚可畏哉陛下宜以救民窮為已任推行藝祖未泯之澤以為萬世無疆之休且言今天下之力竭於養兵而莫甚於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於是中外之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民其道無繇誠使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無異則中外為一體中外一體則寬民力可得而議矣上



從容嘉納謂公曰朕思見卿久矣卿學問深醇著書必多可  
悉以進也遂遷秘書少監公進周禮說以格君心正朝綱均  
國勢為目目各四篇兼實錄院檢討官選無 皇子嘉王府  
贊讀公以為王者之學經世為重 祖宗成憲尤當先知  
乃纂次 建隆以來行事之要為 王講誦大指每至立  
國規摹必歷叙 累朝凶革利害附見其下本末粲然如示  
諸掌紹熙三年十二月擢起居舍人四年正月兼權中書舍  
人先是 上少不豫群臣奏請或弗時決公言一國之勢譬  
如一身少有壅底便生疾恙若今日遷延某事明日阻節某  
人人心益玩主勢益輕設有姦愴乘時為利則中外之情不  
接威福之柄可移雖是擅傳旨揮持亦無從覺察 陛下何  
不務自寬大以怡精神出則從順動之宜居則享燕閑之福  
而乃徒速無故之謗且貽萬一之憂哉又言人主不自強則

讒間迎合之計得以乘之因其厭省覽也則有以好名之說  
中傷忠謹因其憚改作也則有以生事之說沮壞事功凡若  
此皆讒間也因其近聲色也則有以勿問外人之說固結宮  
禁因其樂燕飲也則有以勿親小事之說竊弄威福凡若此  
皆迎合也讒間之計中則君子日疎迎合之計中則小人日  
親而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如是而天下不多事者  
未之有也給事中兼 嘉王府翊善黃公裳以封還除目改  
兵部侍郎公言給舍封駁是謂官守若以為是則當聽從若  
以為非則當罷黜今陰廢其言而陽遷其官是非不明賞罰  
倒置不謂清時有此過舉乞令裳依舊供職以釋在廷之疑  
池州副都統制率逢原就除都統制公言逢原專橫括剋士  
伍咸怨淮西總領鄭湜姑按其偏將以警之逢原懼而自劾  
方詔放罪不應信宿之間遽有遷擢 詔依已降旨揮公復



繳論之陳源除入內侍省押班給事中駁之不可以書讀  
矣公言源僭侈專橫得罪 高宗投鼠遠方籍入家產及許  
逐便以來間有恩命則臣僚相繼論奏參差開納今瓊閣迫  
於天威電倪書讀臣必不敢奉 詔草詞 內批張子仁除  
節度使公言留正輔相初政于今五年待罪郊外而去留未  
决趙雄以前宰相起帥江西抱病告終而恤典不及西陲擁  
兵十萬吳玘物故擇代不可不謹恤終不可不至而屏去申  
奏以為失實當此時也乃遽獨加恩於勳舊之家輕重不倫  
先後失序臣深為聖明惜之 詔于仁係勳臣子可與書行  
帥聞者之為重 陛下儻下察未議少霽威嚴天意豁然群  
疑冰釋事闕廊廟則立賜施行憂在疆場則亟須處置度幾  
國家尊榮朝野欣豫奏雖不報然陳源竟不命詞張子仁亦不

果授越是歲十二月遷起居郎公言 陛下覆護臣子容忍  
不棄而不務明其去就之誼比有以臺官察率屬者矣 陛下  
下皆出之俄而並召並用為卿將孰是孰非耶有以後省馭  
從班者矣 陛下為罷給事中已而並除職名一去為郡一  
為王府官然則是俱有罪耳有以諫官疏大臣者矣 陛下  
欲並用之大臣乞去不得請諫官乞去又不得請然則是俱  
賢耳至如臣不度踈賤論奏內侍不當為知省官 陛下雖  
納臣之章不行詞不賦祿而其人至今出入禁闥與見存無  
異則是中書後省與黃門相持不決尤所未喻願 陛下明  
人臣去就之誼自不肖臣始時 上疾猶未平重華之朝稍  
闕大臣而下交進更諫公自以受知最深每入對必以父子  
天性及古今禍福安危之際委曲開陳期以感悟 上心  
上亦為之動及 孝宗有疾公踰旬三請對以為兩年以來



以不過言諫者多矣 陛下間或聽之亦無過勉疆一出臣  
獨私念 陛下特誤有所疑積憂成疾以至於此每於  
下心事之間反覆開明至於深入切中 陛下為臣傾倒一  
無隱情然而今日確許明日中變以誤為實而開無端之  
以疑為信而成不療之疾是 陛下自貽禍也公敷奏剴切  
上未能聽因面乞納祿不許最後復言今天下本無事而  
陛下以憂疑失人心若聖意釋然則群情自解轉禍為福不  
過反掌之間臣言不足聽當永辭闕庭是以復論人心可畏  
之說願 陛下亟圖之是日公論諫益切度 上意弗回乃  
上致仕之奏 上曰甚好甚好公退則申尚書省自免而歸  
改祕閣修撰復兼 嘉王府贊讀公辭不拜 上受內禪  
三日 詔公歸班又四日除中書舍人公三辭而後受未至  
命兼 侍講時方博延名德之士進諸朝廷知潭州朱公熹

召為煥章閣待制侍經筵與公同日造朝班行相慶公入見  
首言 陛下嗣守丕圖宜上稽 孝宗明斷總攬之政兼體  
上皇隆寬不自用之義參酌 兩朝治體擇其為天下後世  
便者兼行之 詔知閣門事謝淵係 皇太后親弟特給全  
俸今同知樞密院事樓公鑰時為給事中封還錄黃公言樓  
鑰所駁尤當望追寢前命臣失於論奏乞正鹵莽之罪因言  
陛下臨御未久每事當遵守法度近因臣下妄有陳乞往往  
直降 內批或與差遣或添請給人從深恐自此浸開侍  
門願 陛下念付託之重加兢懼之誠允官禁請求斷勿  
垂聽兼直學士院會有 詔朱熹與在外官觀公請對持陳  
其不可 詔俟別日宣引公連疏言朱熹三朝故老難遽易  
退欣慕聖明幡然一出天下相賀以為得人則進退之間豈  
宜容易 內批之下舉朝失色臣不敢書行後四日 詔朱



嘉進實文閣待制與郡未幾以公兼實錄院同修撰公以史  
事宜有專官再辭不許阜陵復土 上始自 重華宮入居  
大內公首請增置諫員收用恬退之士詔問民間疾苦 上  
雅敬公每對必虛已以聽始上在潛邸察案因誕日以詩為  
壽公與胡善黃公詩皆以開導德性冀有所規益 上感二  
公意各親書其詩謝之於是 上屢遷公為駁語刊石同進  
者以 上眷公厚始多忌之知閣門事韓侂胄浸竊威福倚  
言路以排斥忠正有上章詆公者 詔提舉江州太平興國  
宮慶元二年夏言者復交章詆公 詔降三官罷官觀公屏  
居杜門一意輯暇榜所居室曰止齋日徜徉其間賓至則相  
與講論經史亶亶不厭故舊之在朝者或因人問公起居公  
皇恐遜謝而已嘉泰二年正月 詔復元官提舉江州太平  
興國宮三年起知泉州公以疾力辭許之授集英殿修撰疾

北血侵請謝事授實謨閣待制以其年十有一月丙子卒于家  
屬纘酌酒與兄訣疑然而逝年止六十有七積階至朝議大  
夫爵永嘉縣男計聞贈通議大夫娶張氏主管禮兵部架閣  
文字孝愷之女封令人以婦德稱先公八年卒子男一人師  
轍承務郎新監臨安府鹽官縣買納鹽場師朴承務郎女七  
人長遠迪功郎新光化軍司理參軍潘子順先卒次遠從政  
郎福州連江縣丞薛師雍次遠迪功郎新處州儒學教授林  
子熙次遠迪功郎新福州連江縣尉徐冲次遠進士張紹次  
遠進士張疇次未行孫女一人開禧元年三月庚寅師轍等  
奉公之喪合葬于所居前山令人之兆公剛毅洞達寬博樂  
易其為學先於致知克以涵養默識自得不可企及而篤於  
躬行周於人情事物無博約貫精粗不倚于一偏與同志論  
學必以兢業為先蓋其所自用功處也事兄恭謹終老不懈



自奉清約閨門肅然其接人委曲周盡人人得其歡心汲引  
後進如恐不及小善曲藝與予無倦士多不遠數千里樂從  
公遊公隨其所長誘掖磨琢以成其材在湘中奉詔薦湖廣  
之士以今四川安撫制置使吳公獵為稱首其他如宋文仲  
楊紹將礪皆一時之選及在後省丞相留公正知樞密院事  
胡公晉臣數訪人物公為言某人以德某人有材宜兼拔而  
器使之母有所偏廢二公以公言多所引用公未嘗以語人  
也公早有重名媚疾者衆往往為謗語以中傷公故當  
孝宗有為之時主上願治之始而不得少安於朝退而家  
食者前後且二十年比上念公起鎮名藩天下期以復用  
而公已病篤矣卒之日室無餘貲田不過二頃其葬也貧友  
朋之賻以集事然後誘沮公者始皆愧服公在三山閱故府  
所藏累朝詔條凡財賦源流國史所不盡載者考之悉

得其要領常以為

相

德澤深厚而後來有司乘時易令

取民之數乃過於前代宜有以變而通之故一見

光宗首

陳其要及轉對則乞議免役錢進故事則乞除身丁錢至

上初親政則又乞出內帑取版曹經費少寬催理以紓民力

然皆言之而未及用天下不少被其澤也公既沒之四年

上誅韓侂胄盡黜其黨一時故老為侂胄所排斥者收用略

盡使公尚在得復見

上以素所考論次第條奏見於施行

六所補豈有淺淺哉公有毛氏詩解話二十卷周禮說三卷

春秋後傳十五卷左氏章指三十卷讀書譜一卷建隆編纂

制詔集五卷文集三十卷公深於春秋其於王霸尊卑華夷消

長之際及亂臣賊子之所由來發明獨至又以為左氏最有功

於經能存其所不書以實其所書故作章指以明筆削之義

樓鑰為之序曰自有春秋以來蓋未有此書也平生篤於學



易嘗為之說而未及就幼學未冠從公遊朝夕侍側者三十  
年公愛而教之勉以前輩學業幼學雖不敏然佩公之訓不  
敢自棄每視公以為出處知公獨詳敢狀其言行之大略以  
上於太史氏謹狀

嘉定元年十一月日學生朝議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侍  
講無直學士院祭幼學狀

宋故通議大夫寶謨閣待制陳公墓誌銘 龍泉葉適撰  
公姓陳氏諱傳良字君舉温州瑞安人初講城南茶院時諸  
老先生傳科舉舊學摩蕩鼓舞受教者無異辭公未三十心  
志挺出陳編宿說披剝潰敗奇意芽甲新語懋長士蘇醒起  
立駭未曾有皆相號召雷動從之雖靡他師亦藉名陳氏由  
是其文擅於當世公不自喜悉謝去獨崇敬鄭景望薛士龍  
師友事之入大學則張欽夫呂伯恭相視遇兄弟也四方受

業愈眾乾道八年東進士殿牘定公對第一奏入不果用教  
授泰州 朝廷難以銓法持之遂除太學錄將召試館職復  
不果使告公將以為編修官公辭焉通判福州右正言黃洽  
引王安石事劾公罷主管崇道觀知桂陽軍或言知名士屢  
不用凡二十三人公為其首執政病之稍遷提舉湖南常平  
茶鹽榷鹽判官浙西提刑吏部員外郎去 朝十四年至是  
而歸鬚髮無黑者都人聚觀嗟歎號老陳郎中 光宗逆旁  
曰卿昔安在 朕思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 朕遣祕書少  
監無實身究編修官皇子贊讀歷楚居郎舍人兼中書舍人  
會 上疾不能親 重華公陰諷顯諫危論婉說因乞致仕  
出發不返舍以秘閣修撰復無贊讀不至 今上即位除中  
書舍人侍講同實錄院修撰直學士院 御史中丞謝深甫  
論公言不願行提舉興國宮居二年察官交疏削秩罷時慶



元二年也嘉泰三年始復官再為興國宮知泉州詳授集英  
殿修撰待制督諷閣三年十一月丙子卒開禧元年三月庚  
寅葬于帆遊鄉樹村前山距家巷語可達也夫人張氏封令  
人子師職師補師承務郎師職新監監官買納場潘子順  
無錫妻林子熙徐冲皆婿也既仕未仕者張紹張疇未嫁者  
一六孫女二人公之從鄭薛也以克已兢畏為主敬德集義  
於家公盡心焉至古人經制三代治法又與薛公反復論之而  
曰公為言 本朝文獻相承所以垂世立國者然後學之本  
末內外備矣公猶不已年經月緯晝驗夜索詢世舊端吏牘  
鬼神簡米異聞一事一物必稽於極而後止千載之上珠貫而  
珠組之若目見而身折旋其間呂公以為其長不獨在文字  
也公既實治體故常本原 宗德意欲減重征捐末  
利運之於民省其薄刑期於富學而稍修取亡法養其義理

廉耻為人才地以待上用其於君德內治則欲內朝外廷為  
人主一體群臣庶民並詢迭諫而無壅塞不通之情九成周之  
所以為盛皆可以行於今世觀昔人之致其君非止以氣力  
負荷之華藻潤色之而已也嗚呼其操術精而致用遠徐綸  
之義於矣蓋嘗有城文仲鄭有子產齊有晏嬰魯有叔向四  
人者當周之末造能新美舊學而和齊用之尊奉前聞而斟酌  
行之不啻於古不狃於今是能輔當時而傳後世此春秋  
而世之士孔子之所賢者也今公亦考元祐慶曆上極建隆  
以達于紹興之後將攝理弦續起廢疾解倒懸而煥休之便  
公而得盡其用則未知於四人者孰先後也始公以盛名天  
下歸重意其將有為矣其錄太學也議科舉故法頗曠括之  
而已然而拘於常而習於故者以為其美其倖福州也平一  
府曲直使不得隱而已然而畏其明而苦其決者以為其美



流言轉易應和實然而公之道不得行矣 孝宗嘗為禁中  
從容讀公所論著 光宗嘗因直前獨對許公且大用及  
今上御極有講堂之舊招求初載有咨謀之美然而說之慘  
者奪其眷忌之巧者蔽其知而公之身竟以斥矣如彼四人  
者使其君臣之際上下之交不遂靡然為時所向而謗果雜  
於朝市疑信異其始終則夫功烈之成就曾不能萬一而况  
其有大於四人者乎此余所以歎其開物之易而周身之難  
成名之厚而收功之薄也悲夫公葬四年吏部侍郎蔡行之  
始狀其行於太史行之從公喪喪之際余亦陪公遊四十年  
故余動矣故揭其平生大指刻於墓上以記余之哀思而行  
之已數者不復述也銘曰  
嗚呼公未仕而興群士驚奔來承三代統紀漢唐  
列度百世雖遠一二以數事所於終德復於初漢為辭章

乃學之餘內聖外王本末鴻纖春秋四人孔子所嚴建隆  
之元實為下武斟酌損益可繼堯禹天欲平治必待其才  
生之甚難莫我肯培名胡忌高實奚惡富裂棄文錦縫彼  
敗素寄印如纍其說云云擁書如林其樂欣欣有橘之煎  
有齒之芬有挈其舟音遠不聞我瞻澗村泚矣南塘二物  
則存公乎在亡

止齋先生文集附錄卷之五十一



止齋先生文集附錄卷

民論

天下之事有可畏之勢者易圖而無可畏之形者難見也易圖者亦易應難見者必難支故明智之君不畏夫方張之敵國而深畏夫未見其隙之民心蓋民心之搖撼於敵國之變其變之遲者其禍大而患在於內者必不可以復為也古者有畏民之君是以無可畏之民後之人君狃於民之不足畏而民之大可畏者始見於天下嗟夫民而至於見其可畏其亦無及也夫秦之先蓋七國也自孝公至於莊襄亟耕力戰存食諸侯之境歷七世而并於始皇之手吁亦艱矣始皇唯知天下之難合而其患在六國也故危其社稷裂其土地而守置之以絕內爭之釁中國不足慮而所以為吾憂者猶有四夷也於是郡桂林城積石頸繫百粵而卻匈奴於千里之



外如皇之心自以天下舉無可虞足以安意肆志拱視於  
函之上而海內晏然者萬葉矣而不知夫天下之大可畏者  
伏於大澤之卒隱於鉅鹿之盜而其睥睨視者已滿於山  
之西江之東也一呼而起氓隸雲合雖邯鄲百萬之師建瓴  
而下而全關之地已稅駕於灞上之劉季吳鳴呼秦以七世  
而亡六國而六國之民以幾月而亡秦以秦之強不能富民  
之弱天下真可畏者果安在哉八君不得已而用其民以從  
事於敵國可不懼哉

舟說

吾子知舟之所以致遠乎九治大舟其槁以負帆欲其屹乎  
其不撓也其帆以擴風欲其驚乎而不靡也其舵以轄乎  
欲其壯以殺奔也其磴以枕乎願欲其堅以鎮浮也其維以  
繫欲其固而莫之脫也其權者篙以權欲其動而莫之折也

其蓬以却雨欲其續密而厚也其艖以捍濤欲其端方以率  
也而又樓馬以達遠戈焉以禦害則以航于川以實萬斛肆  
千里行遺匪泐松亂石晝晦冥大颶掀而無虞不然而斬杙  
以槁之裂席以帆之續綆以維之折竹以篙之編蒲以蓬之  
冒而航焉以幸一雨之不覆則溺嗚呼君子者濟乎世之舟  
也而溺乎其器以空中之質冒焉而求速能不覆且溺邪今  
吾子之舟其才良而文其器厚而深吾所望乎致遠者也雖  
然其所待者剛如也吾子而能豐其所中而不倚為樞大其  
所受可則舒否則翕也為帆截乎其守位乎其勢為柁  
正於動引而不發為磴某人宜師某人宜友擇而附繫焉為  
維勇而不懈乎進為權若篙謹重以屏其患焉為蓬峻整以  
遠其海焉為楫則吾始無虞於子不然其以致遠也殆也哉  
吾聞子試于學藝先諸先登吾固憂其缺少年之焉器以其



空中而幸然於一濟冒焉而遂求速也詩不云乎警彼舟流  
不知所心之憂矣不違假寐以吾子學夫詩也於是乎贈舟  
誦

責盜蘭說

予寓梓溪一夕友人以園隅蘭芳告予往見之愛其美而憫  
其不知於人也遂出置於庭數日杳無門人云而猶邊之既  
卒以不考遂目之曰盜蘭而語之曰吾聞蘭有似約大小異  
形吾得以辯其為鼠鳥有似鳳亦然相間皆得以辯其為鷲  
石雜似玉斑而不醇吾固知其為瓊草雖似苗秀而不實吾  
固知其為秀彼固有近似吾或之今汝蘭其形蘭其色花簪  
焉而濯華修馬而特香乃雍如蘭則荆棘出汝於散地置汝  
於坐側汝乃假蘭之名之蘭之德猶如其臭若如其賊吾方  
欲辨其近似以自欺深其偽而難測者也向使漢官舍汝何

以對乃辟楚人舍汝何以祛乃祥鄭君失汝何取乎七穆之  
端屈原去汝何誇乎九畹之芳然則汝之盜蘭而香亦何異  
人之盜儒而竇公吾試言汝以證夫人陽短石顯盜吾公也  
陰附王鳳盜吾直也鈞名布被盜吾儉也伏死諫堙盜吾忠  
也託紕以媚婦盜吾學也口聖賢而行市人盜吾誠也是皆  
君手道之而不知說人主俯之而不覺其姦此社稷所以危  
覆忠良所以凋殘吾今可置汝於中庭是君可置斯人於百  
官也吾故效曾司寇誅少正卯之義戒鄭寤生去叔段之難  
亟命除汝汝其何安蘭曰伏辜願屏園樊

戒河豚賦

余叔氏食河豚以死余甚悲其能殺人吾知人嘗之尤切他  
魚余嘗恠問焉曰以其柔滑且甘也嗚呼天下之以柔且甘  
殺人者不有夫於河豚者哉遂賦之



物固有害人兮人之勝者智也牛能觸吾為之踏馬能踏吾為之衝且轡也鳥喙之毒用之藥以治也虎豹將且噬也機與穿足以備也蛟蜃可駭兮蛇虺可避也雖其實禍賊兮名彰莫余為也是故防之疑兮待之懼也吁河豚柔滑其肌兮旨厥味也孰魚匪羞兮而柔以甘人同嗜也曾謂其斃人重兮孽肝膽慘腸胃也人雖疑致死兮饋者弗忌也吁嗟物之害人兮不在乎真可畏也九蓄美以誘人兮蓋中人之所利也余誠悅而唱兮彼則陰以其志也滅殘忍以為仁兮文嫵媚忌也甘我以言兮鼠伺而狐覷也笑怡怡吾蠱兮弱媿媿戒人之氣也富貴懷安吾鴟兮弊常饕餮幸吾餌也吁嗟乎愛者禍府兮所玩以易也兵莫快於貪兮干戈伏於不意也昔滅虞以璧馬兮商君以好囚魏也恭詐忠以盜漢兮武賊養以媚也耶河豚其弗戒兮欺天下者曰得志也吁嗟

乎若子豢安兮擲天下於一試也

文章策

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非無文入也不以文論入也非無文法也不以文為法也是故文非古人所急也古者道德同而風俗一天下未嘗惟文之尚也學校進士無文教也鄉黨選士無文科也朝廷爵士無作品也士之有文皆塗養之素而談笑之發蹈履之熟而議論之及非有意也是故雖其所出而非其所為雖其所有而非其所知文之在天下郁郁矣昔者嘗疑夫子於詩之三百篇斷之一辭則曰思無邪夫易也書也春秋禮樂也皆其無邪思也而聖人獨及夫詩蓋思而得之聖人謂是以為天下之文也出於數人之手非一人也出於數十國之風非一國也出於數百載之間非一世也或出小夫賤隸非止於學士大夫也或出於暴政雲世非上



於寬時暇日也而其辭其義粹焉一軌上之化深下之化厚  
固如此也嗚呼道盛則文俱盛文盛則道始衰矣射策之是  
霜不如木強之申屠談經之公孫不如蠶愚之汲黯自漢以  
來甚矣文之日勝而士之俗日漓人才之日乏而國家之日  
不理也華藻之厚而忠信之薄也詞辯之工而事業之陋也  
學問之該而器識之淺也吾不意夫文之為天下患如此也  
漢之文楊雄其尤美新之作庸人耻之唐之文韓愈其尤諛  
墓之請在當時固不免嗚呼他何望哉愚方惟是自獻而先  
生辱問焉故愚不敢道其末而願聞其本惟先生賜之

守令策

古之天下無冗官亦無窮人無悖法亦無怨吏夫官不濫則  
人無滯歎法不屈則吏無滿心勢亦然也而官若是其甚簡  
也敷奏賓興又若彼其衆也法若是其嚴也黜陟用廢又若

彼其果也以其甚簡之官待人才之衆以其甚嚴之法行賞罰之  
果而人無滯歎吏無不滿之心何也上之人無愧則下之人  
無憾也用者必公則未獲者不敢議也顯者必賢則繼者不  
敢覬也內之者非所明則所外者不敢得也遠之者非所怨  
則所邇者不敢偷也是舉天下之官皆可以用人抱關擊柝  
府史胥吏士不耻為也嘗觀周公立政之書論文武得人之  
盛而至於夷微盧之丞三臺阪之尹皆自有常之士而其選無  
異於三宅彼皆遠方也皆卑職也遠方非要地卑職非顯仕  
而天下之美材居之宜亦有所不安焉而莫之問者何也有  
君如文武非棄才之主有臣如周公非蔽賢之相則遠之非  
疎之卑之非薄之也且夫周公大聖也天下所共知也而諸  
侯無伯則出為東伯六卿無宰府為冢宰畢公大賢也亦天  
下所共知也而周公不設則未得以為伯則未得以為冢宰



如周公而下闕人也則降而為之不以為辱賢如是公而  
上有人焉則淹而留之不以為恨天下之不聖於周公不賢  
於畢公者又何擇也愚故謂今日難於久任非誠難於久任  
也難於外任非誠難於外任也以古之官視今之官則今完  
也以古之法視今之法則今倖也以其甚冗猶苦其不足以  
其甚倖猶苦其不平無他下有所要者上有所畏也用者未  
必公人固不怙於退也顯者未必賢人固不屑於小也內之  
者或所昵人斯競於求也遠之者或所怨人斯難於去也夫  
如是則盡今之官應今之人廢今之法壞今之吏天下日愈  
微微矣嗚呼天下非難善之可畏也今日難其守明日易其  
令其擾則妨民其擾則傷民其無意於留而苟簡於治則弊  
民其自以為亟遷而求足其欲則又困民故夫吏之便民之  
病也有便民之法而又有不便吏之憂愚所不敢知也故九

執事之三策愚不暇憂而所深慮者上有所畏則下有所要  
也

### 牧民心策

漢文之仁不在復租而見於復租周官之仁不在荒政而見  
於荒政武王之仁不在散財發粟而見於散財發粟聖人之  
仁其積之有源其發之有機其所以厚天下無窮而見於郵  
天下者持其有限者也天下之人不以其有限之施而致不  
足之望而常以是信其無所不愛之心而懷不盡之感者蓋  
於其所發占所積聖人之心始形見乎此夫媒人而盛譽之  
人不以為為喜役人而強飯之人不以為德何也媒之而譽之  
吾固有所私也役之而飯之吾固有所利也故夫一譽之及  
必謝者必其無所私之之初一飯之施必謝者必其無所利  
之之素聖人之仁形見之日而天下吾戴者非其形見之日



也其心無所事於形見之末而所召之速則形見其機也昔  
嘗怪宣王咎己之急辭罪歲之缺望夫咎己之急辭生於  
治之不足罪歲之缺望則又窮焉而尤天也而中興之推實  
先是詩序詩者頌以為中興之根本何也彼其心未有係天  
下之心也宣王之機所藏者甚微而澤之及人者尚自淺也  
蓋乎中者甚微非力久則未易以著而澤之所及猶淺則亦  
難乎遽乎善漢之早宣王之惻怛忠愛一旦而大彰彰焉天  
下以是為文武成康之心也車攻未作復古之業就矣不然  
遇災而懼漢唐人主如此者總總也彼其令下而民玩而此  
則速中興之功未可以言語及也人皆曰雲漢之旱中興之  
福也無雲漢宣王之仁不加損有雲漢宣王之仁亦不加益  
而中興之機也是詩也故嘗為之說曰商非興於解網而實  
興於解網周非興於扇暍而實興於扇暍宣王非興於遇災

而實興於遇災聖人之仁不外假以收天下而天下之歸心  
則嘗有侯也天地之德非止於雨露而物則德天地之雨露  
父母之恩非止於乳哺而子則恩父母之乳哺也愚固為今  
日賀而為吾君勉也方今版圖未盡復也

主上踐祚以來江浙之間飢饉存臻水旱相仍固斯民病也  
而聖心惻然勤恤民隱下減租之詔遣振飢之使却免錢之  
請又斯民幸也愚則以為是宣王中興之機也嘗讀孟子至  
於鄒魯之闕有司死焉而莫之救孟子以為是凶年不廢之  
報而不可以尤民至梁惠王移粟於民勤矣而孟氏又以為  
非先王之政夫飢而勿恤穆公固有愧也飢而惠之惠王稱  
無政何也天下之事安於莫之為者非也迫而為之而不反  
其本者亦非也是故以梁之政規鄒之政梁若可喜以鄒之  
治責梁之治梁之及民未矣愚故因鄒之失賀今日之所及



得以梁之所未至勉吾君大之

童子林子名說

古人之名惟所遇焉斯取之矣非擇也商而上迭以甲乙命蓋雜素而無章至於周諱行而名始尊然曰顛曰夫非美辭也而取之以名春秋之世猶不厚乎名衛有石惡晉有齊有陳楚有屈蕩周有史佚夫數辭者皆人之愧焉而至不美者也而取之以名展禽解狐若是者則有取乎物之賤者以自名下漢晉士方以名相高唐以來士無陋名名美而人亦曰卑嗟夫專於其內而不張於其外急乎其外而不勵乎其內古今人之異也宜哉吾友童子林子皆恥天授名之不詳而請更於予予何吝於名哉而二子之請甚矣其非古人之意也名不若人汲汲乎求治之心不若人姑徐徐而已耳蓋亦反其本乎雖然二子以自治之請予又何可辭之

於是名章子曰用中林子曰設章子意而固林子獨而浮以其名之得微中乎心夫二子而由是焉反之斯和也夫猶二子之益友乎里名勝毋曾參不入彼里名豈足以悅吾孝哉而君子去焉亦合內外之道也然則二子之請於予予不吝於二子雖非古人之意是亦古人之意而已矣

朱甥于臧名說

吾兄有朱甥者每過予持尺紙拱而問名焉予曰爾何若名之問也人能義名不能以義人淑爾身雖陋爾名人不淑也爾身之不淑何以立軀自號焉天下莫之予矣是故古之為名姑用是焉別稱道而已矣賢否不問也爾何名之問也雖然童子知問名可嘉也凡人之善目一念而為也故患莫大於無識學莫強於自與爾知重而名則必知重而身美意是念足以為善美吾故名汝曰子臧而猶未汝字哉



十年吾將以考焉而不負吾名字汝未晚也

附錄卷之二

止齋先生文集後序

先生春秋後傳諸書

今參知政事樓

公既屬永嘉守施公栻刊實郡齋矣惟

文集舊未成編蓋俗所傳如城南集之

類皆幼竹先生每悔焉故叔遠所詮次

斷自梅潭丁亥以後抑先生意云爾而

哀搜衆錄參別唯久至嘉定戊辰始就

緒又不揆輒陳述先生問學獨出之旨



人所未及知者僭為序文冠諸篇端樓  
公復以屬郡守楊公簡續刊之楊謝不  
能郡博士徐公鳳慨然曰是吾志也吾  
起慕敬于茲久乃與前吏部侍郎蔡公  
幼學更加訂定即廩士羨婚萬亟成  
之於是後學咸得觀先生全文而樓公  
羨意始無憾焉徐公之賜厚矣徐公建  
安人弱冠登進士第以親老不調者十

餘年初官永嘉搢紳逢掖稱賢無異詞  
而又汲汲然惧儒先遺文之汨其傳而  
無以私淑諸人也是真可為人師矣嘉  
定癸酉三月門人承直郎新荆湖北路  
轉運司幹辦公事曹叔遠謹再識于集  
左

嘉定壬申郡文學徐  
鳳鏗板于永嘉郡齋



Large stylized watermark or seal impression, possibly reading '國子監藏書' (National Library Collection).

Small square seal impression, likely a library or collector's mark.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possibly a page or volume number: 山...文集後序

Small vertical mark or character on the right edge.



